

校園的天空・晴

作者: Jae-in Mun

Powered by [紙言](#)

初遇。手感很好

「我個心跳到怦怦聲。」嘉麗把我的手拉到她很豐滿的胸口上，我想退但也向前輕輕摸了一下。

忘記介紹，嘉麗是我的同事，大家都在某大學任講師，今晚出席完學生的婚宴後，散席後她建議去酒吧喝一杯。酒，只是輕酌兩杯，她突然就說心跳得很快，我以為是她開始醉倒，心仍在想若是她醉了，我其實不知道她住在那兒，但她突然拉起我手，令我失了心，由輕輕的一觸，變成了貪心的把弄。

我和嘉麗是同年進入這所大學工作，我不記得第一眼見到她的畫面是什麼，她是這學系的畢業生，更是高材生，工作幾年後重回大學當教學助理，因此大部份同事都曾經是她的老師，性格開朗和精於修辭的她，學系的同事一直都對她愛護有加。

她那一股活潑的性格，除了贏得同事和學生的愛戴外，她的口術原來也十分了得，我是指她能把腐屍也可以說到像初生嬰兒的嬌嫩，有次在Café靜靜地看書之際，我突然聽到「哥哥，你真係好人啦！幫我整到件三文治咁好食。」擡頭一望，見到嘉麗以水汪汪的眼睛望著已經中年的地中海barista說著說著，手更輕輕拍了對方一下。我心想連鎖式Café整什麼都是一樣的，她此舉真的令人有點吃不消。當然，她嘍的對象，絕不止是雄性，她見到系主任時，總是會說「哎呀，洪太，你著得真係靚啦，件衫好襯你個妝呀！」類似的說話，所以我知道這個嘉麗實在不簡單。

嘉麗的辦公室其實離我不遠，而每次去茶水間總會經過她的辦公室，見到她靜下來時，總是帶上一點點的哀傷，與她爽朗的造型絕不相襯，但這又與我何干？

我從沒有想過對她越雷池半步，因為，因為我已經有了另一半了。

雖然沒有非非之想，但每次在走廊的相遇，見到她總是穿戴得很得宜，也把身上最自豪之處盡力顯露出來，相對我這些粗獷的講師，似乎我沒有什麼形像可言，而且她每一天也把面容化得很「高清」，我有時心想，若有一天她是素顏，在街上我相信沒有辦法把她認出來。

但又有誰會估到，有一天我真的見到她的素顏，甚至全身也是一絲不掛呢？

奇異。好鬼想要

在離開酒吧的路上，嘉麗是拖著我去小巴士的，其實我不記得何時我們已經拖著，是她把我的手牽引到她峰上的時候？還是在喝酒時已經拖上了，我真的不記得，記得與不記得，那又如何？因為我連什麼時候與她第一次親吻我忘記了。

我目送嘉麗上小巴後，那一刻我只是知道她是住在屯門，離開小巴士後，我由旺角漫步到尖沙咀，為的不是要散了那一股酒氣，而是要細心思量，我究竟是嘉麗眾多招攬對象之一，還是什麼，又為何是我？

「呀，你撩到我好想要！」嘉麗大力地攪著我，我的手已經在她裙內輕輕的試探著，她的舌頭在我耳腔之際，仍然說著「好想要！」但此刻我們是在通往停車場的一條樓梯之中，每晚去停車場的我，當然知道這時候其實沒有多少人會行經，夜走的往往只是我們這些合約講師，為能有機會轉長約開拓新生活，所以會加倍努力。可是我現在卻是利用三隻手指在努力，嘉麗整個人都繃得很緊，舌頭更整條在我口中活動著，我好想利用自己的舌頭去制止她的亂闖，可是卻捉不著。

究竟我們何時有緊密的身體接觸，我到現在也說不清楚，這次只是在酒吧離開後第一個星期一的放工時候。這一天的晚上，彼此的慾望似乎未能得到滿足。當然，這不是電影情節，我們不會在後樓梯上演性交真人騷，因為我既沒有預備大量廁紙來包頭，也沒有十九才子的那份豁達，所以只好趁著未衝動至就地正法時，趕緊離去好了。

其實，我們平日真的沒有多大的身體接觸，有的只是在茶水間輕輕的觸碰，某一天她見到我在沖熱必利痛傷風感冒熱飲，寒暄兩句後因為要趕著授課，所以急急快步走入演講廳，經過一天的Mass Lecture和兩個小組導修後，返回辦公室時經過pigeon hole見到一張寫著「多吃奇異果有助身體健康」的紙條和兩個奇異果，原來她是專程走去超市買了兩個奇異果給我，雖然我平日不多吃奇異果，但是我卻吃得很愉快，這一張紙條到今天我仍然保留著。

有人說，感冒的最佳解決辦法就是出一身汗，所以到了晚上，我和嘉麗真的是出了一身汗

誰來。敲我的門

大學晚上的辦公室總是很靜很靜，其他教員通常都一早走了，留下來的多是合約制的同事，仍在努力苦幹。由於我辦公室是位於走廊的末端，而且我相信鬼根本沒有什麼可怕，人，實在比鬼魅更令人驚駭。

感冒著實令人疲憊，雖然嘉麗送了我兩枚奇異果，加上傷風感冒熱飲，理應好了很多。可是上了一整天的課，在辦公室望著學生的功課時，實在感到頭昏腦漲。有些同學的作業連不用經veriguide都知道是東抄西抄而來，有時連網頁上的「首頁」、「下一頁」也抄了下來。其實，有一些人在某種族基因下的成長，抄襲好像是理所當然的，但是抄都要醒目一點，但是這個新世界的一些國度裡，抄人者往往可以控告別人而獲利，難怪學生們視抄襲為一件小事罷了。

改文是沉悶的，千篇一律的鬼故事有時都令人感到乏味，想著嘉麗的字條，在這納悶的空間，都是一份很美好的感覺。

「文Sir，仲未走？」嘉麗在我門外輕輕敲著門問道。
其實香港人說話都幾無聊，我當然仍在，否則你都不能問我這問題，正如在酒樓問人「飲茶呀？」一樣。

「走唔到啦，我呢一科要教90人，其實教30人同90人都係計一科，真係好唔公平，功課都改多好多啦，改到我眼都花埋！」嘉麗入來時，已經輕輕把門關上了，坐在我身邊的椅子上，托著頭望著我。

「你隻眼咁奵，我幫你除咗個眼鏡抖下先」嘉麗慢慢地把我的眼鏡除下，我看不清楚嘉麗，但感到她除下我眼鏡時，把她的咀唇輕輕印在我乾涸的咀上。「聽人講，把感冒傳俾人，自己會好番，你不如傳俾我啦！」嘉麗邊吸著我的咀邊把手抱著我的頭說。

我拉著嘉麗坐在我的大腿上，彼此享受著口水交流的快感，雙峰在前，實在不能不加以玩弄，這次比起在停車場後樓梯更能肆意把把玩，隨著胸罩用手指公輕輕按著那突出的一點，有點像輕按巴士停車的按鐘一樣。

「你收埋左啲乜係條褲度？」嘉麗問「佢頂住我，我坐得唔舒服。」

「斷估唔係白板筆或者係pointer，咁幼！」我在她衣服上最突出之處啜著說。「你想知就自己探索一下。」

咯!咯! 突然的敲門聲....

恐怖。突然豎起

當我的硬物在頂著嘉麗的小腹之際，突然聽到了敲門聲。

當下意識想著誰人那麼夜來找我之際，發現原來我剛才是睡著了，可能是感冒藥的作怪，在枱上睡著了，還留下一些口水印在學生的作業之上。立馬就行去把門打開，睡眼惺忪的我望著門外，放心，真係有人的，雖然我的電腦廣播背景剛好播到「恐怖熱線，1834997，陪你一齊聽...一齊驚!」

「Dr

Man，你嚇死人啦，係尾房播埋啲鬼故!」說話的是學系的文書助理Eva，「我估你未走，想提提你今晚十點後清潔公司會來殺蟲，驚你唔記得係房裡被燴死了!」

「唉呀!

你唔提我真係唔記得，唔該晒，我會準時走的。」Eva不知何故地面紅紅說「咁...咁好啦，我...我先走先啦!」

那一刻我實在不知道為什麼Eva會面都紅晒，關上房門一刻，「呢鑊仆街啦!

原來頭先發夢吸吮緊嘉麗的雙峰，條褲好似收藏了一條鐵柱一樣頂起了。」心中猛然發現原因，「死啦!一陣Eva傳出去，話我聽聽下恐怖熱線聽到扯旗，我仲駛出嚟行嘅?」

為免吸入殺蟲藥，所以趕快執拾離開，經過嘉麗的辦公室在門縫中發現已經熄了燈，相信她已經走了。在開車準備離開校園之際，在入口的迴旋處見到Eva在噴水池邊望著電話，心想問她要不要車她一程，但心想剛才那尷尬的場面，令我覺得都是不要停下來。

突然之間，Eva揚一揚手，像是叫我停車，我把車停在她身邊把窗按下來，她說「Dr Man，我call唔到的士，唔知你可唔可以車我一程。」她雙手合十地請求，可是她合十之際，同步也把胸前夾起來，令我呆了兩秒才能回應她。「哦...好啦，你上車吖。」

車上我們的說話不多，其實我與Eva都沒有太多工作關係，多數是吩咐她幫忙影印，或者是協助打電話給學生之類。

突然間，Eva問我「你好鍾意聽恐怖熱線?」我話「都係嘅!」

「但係你點解會聽恐怖熱線聽到下面豎起咗?」Eva在副駕駛座轉頭問我。

在高速公路突然一嚇，我應該如何回應?

領嘢。金翅仆街鳥

Eva問我點解聽恐怖熱線聽到下面動L咗，其實呢個係一個偽命題，因為我根本不是因為聽恐怖熱線而令我動L起來，正如中華人民共和國都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中聯辦前主任王志民都話過「一黨專政」是偽命題一樣。

當然，我不能和Eva說這是一個偽命題的哲學討論，只有傻傻的笑說對她所講的不明所以。

「明明我見到你硬咗，你究竟係房做乜嘢？」

「吓，我咩都唔知，剛剛馴著咗！」

「咁無嘢啦！」

幸好對話到此，就剛好到達Eva的家樓下，正想打發她走的時候，她突然同我講「啲唐樓治安唔好幾好，你可唔可以陪我上去？」

老實講，我真係好眼瞓，但一個女仔上樓又自稱好危險，拒絕她又好似太不近人情，所以勉為其難泊好車就送她上樓，而自己心想「萬一有咩事都唔好亂嚟，因為嘉麗嘅出現已經令我打亂陣腳。」

唐樓的樓梯不太寬闊，只能容納一前一後的在行，其實要行上六層都幾辛苦，行在後方的我抬頭向前望時，只見到一雙玉腿在短裙下飄盪著，在如斯景色行樓梯，總算可以分散一下注意力，令自己喘少一點，不過心中都不斷要提醒自己不要多作幻想。

終於上到六樓，Eva打開鐵閘後，在我準備說再見之際，Eva突然在0.1秒之間擁著我錫了我一啖，便立即閃閃入屋，只餘下呆在門外的我，輕摸著被吻的面頰，和感受著剛剛雙峰壓下來的餘溫，睡意全消的我，扶著樓梯十多分鐘後方能下樓，因為實在太震驚了。

在步行回車時，望一望電話，發現嘉麗原來短訊了我幾次。

「頭先去你房，見您，我出左去買小小野食俾您，見到信息就覆我啦」

「返到，你走左？」

「點解Eva上咗你車？」

「無嘢啦」

今次仆街啦!

嘉麗·嘉道理碼頭

話說收到嘉麗的信息，腦海內突然的混亂。

「咪住!

我完全無做錯事，我驚咩呀」我提醒自己，當是壯一下膽，其實我都應該理直氣壯，社會上咁多人兜口兜面講大話都咁膽死，而我真係沒有做過壞事，學某些發言人話齋「責任全在X方」。之後立即打電話給嘉麗。

「係邊?」

「海邊。」

「邊個海邊?」

「個個海邊!」

「嘉道理碼頭個海邊?」

「點解你會知?」

「我嚟搵你?」

「唔好啦，夜啦，你返去瞓啦!」

之後，我講了九成剛才發生的事給嘉麗聽，剩下的一成就是勃起(係勃起，我唔會講「扯旗」咁粗俗，畢竟我好似係一個學者)同埋被強吻一事，呢兩件事我完全沒有和嘉麗提及。

嘉麗係一個天真的女孩，應該係，她聽完後就好像安心了。

點解我知佢係嘉道理碼頭，除了那碼頭是近她的家外，還有一件事令我不能忘記的。

「今日開會你做咩把對波放上檯面?」

「想俾你睇到!」

「你唔驚其他人見到?」

「我知你擰過嚟時放一下，之後就冇啦!」

「你咁樣攞到我好唔專心開會囉。」

「咁有冇硬到?」

「你摸下。」

之後，嘉麗係嘉道理碼頭，就輕輕把我褲子的拉鏈拉開，把擠壓著的陽物釋放出來。

「佢好似好辛苦咁，不如等我同佢人工呼吸。」嘉麗說完就一口把它吞嚙起來。

我一路望著外邊有冇其他人經過，十多分鐘後，「唔得，唔得，要射啦!」「你射落我個口度!」當佢未講完「個口度」呢三個字時，我已經把一切的精華液全灌於她口腔之內。

過去從沒有一個女孩子，會把我的精華吞下肚子，她是第一個，當然這也不是唯一一次。

「Dr Man，射晒入我個口!」突然醒起，一個女學生咁樣同我講。

射晒。世界咁細

在回想起與嘉麗在嘉道理碼頭之際，突然腦海飄到Yr4女學生Cherry的畫面。

有一天完了導修課，通常導修課都不會太多人，完成後我正在關上控制台的音響畫面，Cherry突然在我後面拍我一下。「Dr Man，射晒入我個口!」

「要鎮定!」，我同自己講。「可能我聽錯。」

「Sorry Cherry，你頭先講咩話?」我當自己聽錯問佢。

「我問你，頭先個power point可唔以射落我個moodle戶口度」

我心想，你剛才句說話明明無咁長，同埋明明可以叫upload或者forward，點解又要叫射呢?

不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只係答佢「我一陣forward俾你啦!」

Cherry係班中很勤力的學生，她通常都係GPA近4的高材生，不過佢讀書叻之餘，都好勤力做兼職，所以很多時候她都不參與學校的活動，有時都會忽忽忙忙的趕往上班而「快閃」。其實Cherry同嘉麗的外型都很似，也是一名學霸。直至有一次，真的出事了...

我和嘉麗平時多宅在她的家中，因為她有時很擔心一起出外會撞見學生，可能會難似解釋。其實她外出的衣服，和返工的那一款式完全是兩碼子的事，絕對是一個在老蘭出入的模樣，谷胸戰鬥格的她，我相信學生一定不會認得；相反，我那款粗獷的造型就一定很好相認了。不過兩個人在家，自己就會做一些想做的事。

「老公，可唔可以狗仔，咁樣會好入好舒服。」

「好呀!」當然我也喜歡後入，這樣的話我陽物的根部更能貼近她的下身，那份充實的感覺，大家也是很享受的，她的高潮也會來得很快。

「嚟啦嚟啦!」一輪的狂攻，她好像終於倒下來了。

「不如等我坐上來，你可以無咁劫。」二話不說，她把我推在床上，跟著前前後後地搖動著，我在托著她腰部的同時，她也在玩弄自己的雙乳。

隨著她節奏愈來愈快，平時的我會抽出來射在她的口內，我真的不知何解，她每次都要求我射在她的口內，難道真的那麼好味?

忘我的彼此，突然間我有射意，可是她在努力的前後擺動之際，我按捺不住把所有都射進她的深處內。

為了避免攪出人命，所以我們第二天去了屯門遠離大商場的一間小診所，打算服事後避孕丸。殊不知，入到診症室向醫生講完所求後，有個助護行出來給醫生對藥，那個助護就是Cherry，那一刻，我們真的不懂得反應了，雖然嘉麗沒有任教Cherry，但我深信Cherry是認得學系所有教員的。

「Dr Man?」Cherry同我打招呼，唔通我要扮我有孖生細佬?

亂射。實在太蠢

「Dr Man? 咁啱呀?」Cherry問

我只有唯唯諾諾的虛應，如果有鏡，相信我會發現自己個樣應該會難睇過梁振英的。

在診所得我們想要有的東西後，我和嘉麗都擔心Cherry會大咀巴，把事情傳出去，這樣我們的合約出年應該都會很危險了。

「不如我同Cherry講番，話我陪你係因為你出咗事想搵人陪」

「搵鬼信咩!」其實都不理會她相信與否，起碼都想停止她再同人講。所以星期一我打算搵Cherry解說一下。

「Cherry...」 「Dr Man，咩事?」

「我想講星期日係診所...」 「明啱啦，依家咩年代，你下次要藥whatsapp我，我拎畀你咪得囉。」

「哦，不過說話真係唔好亂講」 「Dr Man你驚我亂講，你要畀番啲掩口費我先得。」

「吓! 你想要啲咩掩口費?」 「之前咪講咗俾你聽，叫你射晒落我個口度。」

我心想「唔好咁痴線啦，點解依家啲人咁鍾意射入個口度，同埋俾人知我射個女學生，我仲駛出嚟做嘅!」所以我只有答佢「好啦好啦，我買幾枝可樂，封晒你個口啦。」

之後我就逃之夭夭了，Cherry似乎仍在後頭說「記住我要你做咩嘢!」

其實，發神經的學生實在無處不在，攞學生的老師也經常發生，可是這次的主角不是我。

有一天，我收到一個電郵

「Manson，我知道我唔會同你一生一世，但你尋晚的表現很好。愛你的張Miss」

Manson是系內的學生，張miss固然係老師，我再向下望電郵的前文，發現了Manson話買避孕套去張miss的家，張miss又好想念他的電郵內容。我相信同事張miss一定把給Manson的電郵誤傳了給我，這個世界為何有人那麼蠢，會用學校電郵來偷情? 而且還是學生。

我惟有打內線電話給張miss。“Lucy, I believe you've sent the wrong email to me” 我聽到一吓打爛玻璃杯的聲，隨之而來是 “oh shit!”

蠢材。常做錯事

Lucy聽到我講話原本傳給Manson的電郵傳錯了給我，立即方寸大亂，想同我解釋，或者可以說是掩飾。

「其實，我想報復我老公。」Lucy話發現佢任教中學的丈夫與學校的教學助理有染，事緣Lucy在帶學生交流團幾星期，回到家後，竟然發現家中多了一副牙刷，她無腦的丈夫竟然說那牙刷是鐘點工人，在工作後「順便」刷牙所以漏下來，而Lucy亦在家中的梳化邊發現了一張屬於她丈夫學校的職員證，Lucy之後給我看過她拍攝的證件，那女生的確很甜美，相對來說，勉強可以稱得上不醜樣的Lucy確實是比了不去。

「老老實實，你真係要攞掂呢單嘢，俾人發現咗，你會好大鑊！」Lucy對我的規勸不至可否，坦白說，我也不想多加理會，甚至扮作不知情。之後我從來也沒有與她重提此事。

叫得Lucy的人，好像總是好蠢的，例如經濟狀況麻麻的她，竟然買了廿多萬的美甲療程。

「你平時整一次甲幾錢？」

「幾百蚊囉」

「咁你有冇計過廿萬要幾耐用晒，要幾百次呀，當你一個星期整一次，要整幾多年呀？」

「我都知我蠢，但係個女仔好慘咁叫我買，推佢又唔好意思，咪買囉！」

以上的例子，只係冰山一角，我估她不懂得拒絕的，應該包括不懂得拒絕結婚。

在Lucy結婚前一晚，她約了我，作為她「姊妹團」的成員，大家無睇錯，佢真係搵我做「姊妹」，負責當大妗姐、司機兼阿四。我以為她約我是Bridal shower，但原來佢只係約了我一人去九龍城Neway唱卡啦OK。

兩個人在卡啦OK內，當然唱了很多合唱的歌曲，在唱完《相思風雨中》後，她突然眼濕濕，我問她發生了什麼事。

「我唔想結婚！」

「你唔銀係呀化？」

突然之間，她一下咀了我的已經爆拆的雙唇，我來不及反應之際，她更把手想拉開我的皮帶，說「俾我....」

唔通今晚唔係Bridal shower，而是Bachelorette party，鏡頭係邊？

皮帶已經俾佢除開左...

喂呀!!

婚禮。順利發射

當我條皮帶俾Lucy除開之際，我既要應付她口部的狂攻，也要制止她手部的行動，我都有點忙亂，唔知如何應付這個「癲婆」，惟有重力把她推開。

「你癲Q咗呀？」

「我諗住等佢知道我今晚同你做咗，等佢話唔同我結婚！」

「你想與唔想結，可以同佢講，你唔係搵我嚟過橋。你當我係咩？」

「我當你係好朋友。」

「咩呀，friend with benefit呀？你唔好玩我啦Lucy姐。」

剩下的時間，卡啦ok唱不成，整間房間只傳來她的喊聲，直至她劫了。在離開卡啦ok時，她問我「可唔可以拖住我下？」雖然我否決了她的提議，但她堅持把手纏著我的手臂，沿路去停車場時，她的左胸不停拍打我的手臂，不停的摩擦，雖然口裡說不的我，其實都有點硬起來。

在送她抵村屋所在的圍村外時，她說「條路好黑，可唔可以送埋我入去？」

「唔得，你依家你快啲返入屋，想清楚自己想點？」

結同唔結，係你自己嘅選擇，同埋，你千祈唔好拖我落水。」

她似明非明的慢慢行入圍村內，我沒有目送她身影的漸遠，因為我仍要趕著去24小時洗車的店子，準備把車洗好以便去接新娘。

好像沒有睡覺的我，對於擔當大妗姐、司機兼阿四的「姊妹」角色都很是順利，甚至有些賓客問我電話號碼，想找我當大妗姐。如果這演變成一門秘撈，那著實也不錯。

剛開席之時，電話震了，原來嘉麗傳信息給我

「做咩你好似好眼瞓咁？」

「幫Lucy準備婚禮唔係好夠瞓啫」

「今日我著得靚唔靚？」

「靚過lucy」

「咁口乖，點獎勵您？」

「15分鐘後，係Lucy今晚間酒店房等，房號1232，等你令我精神啲！」

今晚嘉麗係著低胸吊帶全身裙，她的衣著都令系內一些「老鬼」同事反白眼，但我想她這衣著，對我來說，是一個方便。

十五分鐘後的房間，嘉麗在按門鐘

房內。速戰速決

「叮噹」嘉麗在按酒店房的門鐘，而我知道新人在這個時間應該不會上來這間房的，但是我們又不能消失得太耐，為免不必要的麻煩，所以要速戰速決。

「鍾唔鍾意我今日咁著？」

「鍾意，但俾人睇蝕晒！」

「佢哋得個睇字，係你先可以食。」

時間關係，我們快快走進廁所，我把她的吊帶一下拉低，她堅挺的雙乳被突然被釋放後的彈跳兩下，我扯開她的乳貼，大力地把端上的兩點吸吮起來，鏡中的她表現著快慰的感覺。

同時間，我也把西褲除下來，陽物已經如箭在弦，向著嘉麗致敬。

「做咩咁快硬晒？」

「頭先係Ball room已經開始硬」

嘉麗熟手的套弄，我也把她的底褲脫下來。

「咁濕嘅？」

「我係樓下見到你硬咗，我已經開始濕。」

我將嘉麗抱上洗手盆邊的雲石台上，她已經識趣的把腳呈M字型，歡迎我的進入。

「好硬呀！」

「你都好濕。」

她抓著我的雙肩，我瘋狂的抽送，我見到她的水沿著我的大腿一直向下流。

「你想唔想睇吓自己個淫樣？」

「唔想！」

其實唔到佢唔想，我將她轉身變成Doggie

style，在完全沒有警示下突然插到最盡。嘉麗「啊」的一聲維持了五秒之久，之後淺淺淺深的抽擊，吃不消的她在咬著自己的手。我也趁這個時候從後搓玩她跌蕩的雙乳。

我好喜歡在倒影中見到她的歡愉和滿足。

突然間，電話響起，是Lucy的姊妹Mandy打電話來。聽定唔聽，聽又阻我，唔聽我又驚有人懷疑我
....

春袋。阻人仆嘢

正所謂 “You disturb me fucking, your spring pocket will be barbecued!”
但係Mandy沒有春袋可燒，正在狂烈抽插的我，為避免懷疑，都只好聽她的電話。

「你去咗邊？」
「胃痛，去買藥。」

由於我在講電話，抽送速度自然慢了下來，正在享受中的嘉麗，面對突然的緩慢，自然不是味兒。所以她只她自行前後郁動，去感受硬物帶來的快慰。

「突然之間有個長老話送金器俾Lucy，所以要斟茶，想叫你幫手」
「好，轉頭嚟！」
「你係邊度買藥？背景啲聲咁嘅？」
「冇，附近有人拍緊手啫！」

收線後，我當然識做把速度回復正常，可是嘉麗的前後移動也沒有停過，嘉麗突然之間的一輪抽搦，我知道她已經到了，我也不想阻礙別人的斟茶。

「我想射啦！射係你口？」
「唔好，射入去，今日安全！」

由於積聚了多天的蛋白質，加上昨天晚上Lucy的引誘，特別硬的傢伙維持了多秒的發射，我倆的體液在她的雙腿慢慢流下來。

「麻煩啦，又唔可以係度沖涼，我成對腳都癢」
「我幫你用毛巾抹咗去！」

酒店的毛巾吸水能力很好，我把抹過的毛巾摺好，像沒有用過般放回架上，雖然好像有點變態，但總好過濕濕地返回宴會。

當想整好儀容時，忽然發覺...

「弊傢伙，你搵咗我個乳貼，我癢唔番」
「咁惟有真空返去啦！」

真空咁激，會唔會俾人發現？

清理。不夠徹底

我真係有想過有沒有其他方法可以代替那個乳貼，因為今日的婚禮都應該有一些工具可能幫到手，例如我有想過Lucy的後備物品或者都有乳貼，但找來找去也找不著，我有想過用透明膠紙，但搵走時應該會痛死，所以就讓嘉麗真空上陣回到宴會廳。

散席後，因為我仍然要幫忙執拾細軟，所以無暇理會嘉麗，我只有告知她乖乖的乘電召的士回家。

在順利把一對新人送上房後，我和兄弟姊妹團準備離去，在酒店門外糾纏一輪誰跟誰車、誰乘的士等問題後，竟然Mandy係跟我車離開，而重點係我和她不順路的。

「個胃好啲冇？飲咗水冇？」來自新加坡的Mandy問我。

「好啲啦」我漫不經意地回應著。

“you lie to me la”

心邪的我，突然心想我最咩無端端叫我瀨佢，只好禮貌地回應一句 “what you mean?”

佢突然把手攤開，手中有二片乳貼 “You have fun with someone else but forget something.”

突然醒起，剛才找後備物品後，完全忘記清理廁洗留下來的乳貼。 “All cats love fish but fear to wet their paws.” 我對她的提問既不承認，也不否認。

“There is no denying that quick sex is exciting, who is your partner?”

Mandy問完就把手捉著我的要害，此際電話信息彈出嘉麗說已經到家的字句，給Mandy看到，幸好Mandy並不認識嘉麗。“ Are you strong enough to have the second shot?”

Mandy實在太看輕我了，可是我現在正在海底隧道當中，她一把就將我的褲鏈拉開，將手放入已經很擠迫的空間中捉著我的寶物。我除了擔心會發生交通事故外，也害怕鄰車的乘客會看到及拍照上載。

不容易地把車駛出隧道，直奔鯉魚門的工廠區，在一些大貨車之間找了一個車位，此際我的陽物已經衝出褲內，給她的雙手套弄著。

當我正想回禮之時，她突然以很正確的廣東話說「我姨媽到！」

「係唔係玩我呀！」我心諗。

突然。三人交流

Mandy以流利的廣東話說「我姨媽到，等我幫你!」
我話「無啦啦幫乜鬼我，我明明已經發射完成，係你攞到我咁」

突然間我的陽物頂端像被輕碰著，原來她把牙尖似咬非咬的圍繞在尖峰徘徊，雖然Mandy的下路血流成河，我只好向她的尖峰回敬，大力的摔動一手可持的美乳，而我觸到的也是乳點。

“You can tear away, I have spare pairs.”

“You should give them to me before.”

既然她邀請我把阻礙的兩片東西撕去，我也老實不客氣地在她兩點打圈。可能是剛已經來了一回，這次弄了很久也未能成功發射。

Mandy問「想唔想刺激啲?」

「你想點?」

「打俾你條女，話佢知你返緊屋企」

「咁激?」

“You are also talking with me when you have fun”

電話響起，對話在車箱中藍芽播放著。

「你未返到屋企」

「走緊，想打俾你等你知」陽物被吞吐著，我好似講得有點口震震。

「頭先一路行仲一路漏緊你的精出嚟」

我心中在想「你唔好咁講吖，第二發又嚟緊啦」

「咁你沖左涼未?」

「沖咗啦，但係頭先沖沖吓仲好想要。」

「咁你點呀?」

「唔講呀，你好衰呀!」

聽住嘉麗咁講，又俾Mandy含住，真係好爽皮。原本沒有射意的我，又好像蓄勢待發。我拍一拍Mandy個頭，等佢知叔叔快不行了，但是她卻毫無迴避之意，反之更加快速度，雙手亦在努力我的雙丸。

「Oh!」我成功發射，但我忘了正在和嘉麗電話對話中。

好人。但愛口賤

「Oh!」發射之際，實在太忘我。

「你有事嘛？」

「冇，頭先有隻狗係前面跑出嚟，所以我急停啫！」通常係路面所有意外都係歸咎於隻狗。

「咁唔好講啦！你小心揸車啦。」

「好，咁你早啲休息啦！」

呢一刻，Mandy終於把口鬆開，我順便開了一枝水給她。

「你係第一個係口爆完會俾水我飲嘅人，仲識得幫我開埋枝水。」

「唔係應該咁做咩？」

「唔怪得之Lucy話你個人好好，好多同事仲話要send佢地老公跟你學點做男人。」

「大家俾面啫。」

聖人模式啟動的我，其實好想同Mandy講唔好意思，但係又想起唔係我主動出擊，道歉又好似唔知如何開口。

所以我只有模糊地說「頭先唔好意思。」

「係我引你，唔關你事。我都係聽Lucy講話你好人到一個點，我啲男朋友多數都係壞人，I just wanna taste a gentleman」

Lucy 和Mandy其實都太過獎我，好人我絕不稱得上，但係細心永遠都係我加分之處。

還記得未在大學任教之前，很喜歡一個女孩子，人們習慣叫她做丁丁，她是我直接聘請的職員，到今天我還記得她碩大的雙乳，把恤衫的衣鈕挺至變型的面試情景。

「唔得呀，我最多幫你打出來」

那一刻，我其實Tee下揉搓著她那令人愛不惜手的雙峰，丁丁很溫柔的給我的陽物進行按摩，最後把她的裙子弄得滿是我的體液。

完事幫她整理好Tee下的胸罩時，我問她「其實你鍾意我啲咩？」

「我覺得你好叻，而且個人好細心。」

原來，由那一刻開始，我發現細心是很討人歡喜的，我相信不少女孩子也因為我細心而慢慢的喜歡了我。有老朋友形容我講故事時把口好甜，但他發現其餘時間我都好賤，所以我應該不是Lucy提及我是一個好人的論證。

丁丁給我弄污了裙子，我用濕紙巾幫她簡單地清潔一下，就趕去匯合她的男友。離開前，我給她套上了一條頸鏈，對她說「我想條嘢一直擺係你身上。」

係！我把口有時真係幾賤，我的老朋友形容得很正確。

清晨。互相廝磨

丁丁戴著我的頸鏈，去與男友拍拖，晚上我見到她上載到fb的相片，我總是覺得她的裙子，好像仍然見到有一些印記。我和丁丁的fb有很多共同朋友，因為她都是我們同一行的人，當然也包括了嘉麗在內，她們都是這裡的畢業生。

當我回憶著丁丁的片段，特別是記得她欣賞我細心的性格，仍在身邊的Mandy問「我下星期返新加坡探親，返嚟再約你食飯?」「好呀!」

經過疲憊不堪的幾天，回到家中，發現這幾天真的很離譜，差點給Lucy硬上弓，又與嘉麗突然激戰，最後加上Mandy的引誘，真的不敢相信我這個夢幻經歷。坐在書房單人梳化，連braces也未除下的我，就已經進入夢鄉之中。

「唔得，咁樣會插得好入。」丁丁拒絕把腳抬起至我的肩上。

「入啲唔好啲咩?」

「太長，太入，頂唔順。」

於是丁丁只是把小腿纏著我的腰，讓我慢慢的推進。

「好漲，好爽呀」

「要唔要快啲」

「唔好呀，頂唔住」

撞鬼!

明明剛雙響炮完，而且很耐都沒有見過丁丁，真係唔知何解突然在夢鄉中J起丁丁。半夜醒來，條braces已經跌在地上，可能剛才自己把它脫下。最可恨的是，半夜醒來又睡不著，明明身體很勁，難道我真的要自慰一次令自己可以再度入睡?

可是，已連發兩回，我相信都好難梅開三度。所以惟有袋好上班服，穿著運動衫去24小時的健身室。去到健身室已經是四時多，我可以在這慢慢做個多小時運動，之後可以沖涼再食早餐就回大學上課。

我估計凌晨四時的健身室應該是沒有人的，可是我去到放低東西後，本想去一下洗手間排個方便，我聽見獨立間隔的浴室傳來了呻吟聲。

「啊!好舒服!快啲快啲!到啦到啦!」

我本來想偷聽多一會，但我心想若果聽到有反應，又不知如何解決；而且聽起來，他們都差不多完事。我便快步去舉鐵，以免撞過正著。

可是，他們完事的速度比我離開的速度快了一點。門突然的打開，我實在走避不及，行出來的竟然是兩名女孩子...

出血。堅持不了

門一打開，見到兩個年輕的小美人兒，短髮的不似是TB，有點像關秀媚那種風情，而且胸襟也很澎湃；長髮的就有點像台灣女星安雅的模式。她倆見到我在門外，彼此都有一點驚訝，任憑她們如何想，又估計不到清晨四點有人會去健身室。

像關秀媚的女生似乎很爽朗，輕輕和我說一聲「不好意思，嚇到你！」
「冇冇，我嚇大嘅！你哋繼續啦！」咁樣點會嚇到我，只係令我如痴如醉啫。

之後，我就繼續我的運動，至於她們有否繼續運動或何時離開，我就沒有深究了。

連續幾天的混混噩噩，上課下課改論文，充實愉快但有點悶，不過最重要的是有糧會出。這幾天嘉麗都不常打攪我，畢竟這個時間，都是Sem中，開始有一些功課或測驗之類的東西要處理，所以大家都是很忙碌。

放了兩天婚假返工的Lucy見到我，就向我道歉。
「我結婚單野，真係唔該晒你，冇咗你呢個大妗姐，真係唔掂」
「攞妥就得啦」
「同埋，唱K個晚，真係對唔住！」
「總之你自己好自為知啦，你遇到我乍，第二個溶咗你啦」

回想我冇自己口中說得那麼咁偉大，如果Lucy再堅持多幾回，或者在去到村口時佢再進取一些，可能結局已經改寫了。

到了傍晚，改功課都有點劫，學生們似乎連找書也懶，東拉西扯講夠5000字就算，在房中我有點脾氣把原子筆拗斷了，我給那膠筆斷口篤得手指流了一點血，便去General office看有沒有膠布貼一下。

「Dr Man，你冇事嘛？」仍在辦公室的原來只有Eva
我那時都有點猶疑，因為那天晚上送她回家，好像給我輕薄了一下，原來男生都有被非禮後的恐懼症。

「俾枝爛筆整到手，好少事，我嚟搵塊膠布啫！」
「我幫你癡」
「唔駛，我ok嘅」就實在我量佢都唔敢係General office亂嚟

佢係General office真係無亂嚟，只係之後佢嚟左我房...

此袋。不同彼袋

「我驚你要換膠布，所以拎多兩塊俾你」突然入了我房的Eva說。
有點驚慌的我只是叫她把膠有放下來，以為她轉頭就走。

「你好似避開我？」
「點解你會咁諗？」
「係唔係因為嗰晚？」
「嗰晚？咩事？我金魚記憶，咩都唔記得」

Eva突然走過來，又想吻了我一下，我今次有所準備，想舉起手推開她之際，算漏了我是坐著而她是走過來，當我想伸手去檔她時，手誤觸了她似丙級的胸腔一下。

「唔好意思，你自己撞埋嚟咋！」
「係唔係好難為你？」
「我有另一半啦！你唔好攬我啦」
「咁如果冇你係唔係會考慮我？」

咦！
我原來冇想過這個問題，Eva都係一個美人胚子，個子不高，但有嬌人身材，像學生們常常說的什麼「廟細燈籠大」那種。我這一呆，給Eva有機可乘，令她再一次錫了我一啖，而且今次更是我的紅唇。

「喂，你唔想試下咩？我真係咁失禮你咩？」
「唔係，你好靚，但係我哋係同事，點可以係辦公室咁呢？」
「咪住，我同嘉麗都係同事，但是都係辦公室咁樣啫！」我對自己講「口沒心非我都係學啲官嘅啫！」
「你唔想係同事同office，咁我哋離開學校先囉！」

突然間，佢伸出手拖著我離開房間。

「喂呀！我未熄電腦，又未擺袋呀！」
「袋一陣買啦！」

我返工的辦公包包，係LV，我為何一會兒要去買LV。
Eva究竟講什麼袋？我哋又究竟去邊？

大人。係佢攞我

在Eva拖我走出辦公室走廊時，我甩了她的手。

「Eva姐，你想點呀」我細細聲問，因為驚動附近的人而唔敢太大聲。

「你跟我嚟」

「去邊先得㗎？」

「去我屋企，有啲嘢俾你睇！」

我心想「唔好啦，一陣間你所謂有啲嘢俾我睇係你唔著衫咪大鑊！」所以我口講

「我未做晒嘢，真係唔走得，乖！你俾我做嘢先好嗎？」

你都唔想我交唔到分俾你出BOE㗎！」(BOE即Board of Examiners)

之後我頭也不回走入辦公室，把門鎖上，更按上了門鎖制，使她不能隨意的進入。

學生嘅東抄西抄式功課，千篇一律，有時睇一份同睇十份都係差唔多，論點一樣、引文一樣，真係好悶！

當睇到一篇功課時，發現有好些新的觀點，分析得甚為全面，最令我吸引眼球的是學生找了我一篇陳年的稿件，在政府某份通訊稿的訪問作為引文，平時我改功課都不會特別注意是誰寫的，希望不想被學生的平日印象影響評分，但那一刻心想，究竟是誰人那麼有興趣找回我十年前的訪問來作為功課的參考，一看之下，原來就是學霸Cherry。

當時，在我腦海中有幻想過，為什麼Cherry那麼留意我十多年前的訪問，究竟純是為了功課的高分，還是她仍有其他目的？是過去的一些經歷令她懷著不適合的想法？

期間，嘉麗傳了信息給我，提醒我今晚她會回家吃飯，因為那天是家人生日。

「我都想陪你返屋企食飯。」

「你知你咩身份，所以唔去得㗎！」

「我唔怕。」

「你唔怕我怕，唔好啦」

每次討論如此的情況時，大家都有點唔開心。嘉麗是一個對婚姻憧憬的女生，希望在30歲前結婚、生子，可是我實在不能給予她這樣的幸福。到今天我仍然好像覺得辜負了她，把幾年的光陰花了。

做到十點左右，都有點肚餓了，心想很久唔去過沙田圍食雞粥，就快手把電腦關上，準備去食一個粥就回家繼續改功課。

在停車場預備開車時，突然副駕的門被打開，闖入車廂中的原來是Eva。

「Eva姐，你攞咩呀？」

要害・被攻陷

正當我駕車離開之時，Eva突然係副駕駛座走上嚟!

「Eva姐，你攞咩呀?」

「順路，車埋我返屋企吖!」佢裝了一個可憐的樣子說。

「唔順路囉!」我話「其實我未食飯，依家好肚餓!」

「我都未食，俾個機會你陪我食?」

「你都好無賴啫!」

我又唔係好想同佢爭持，趕佢落車又好似太過份，所以我都係死死地氣開車，去了食我想吃的雞粥。

食完雞粥係地庫停車場取車之時，Eva忽然把我攞著，問「我知你唔available，但係可唔可以同我一齊?」

「what? 唔好玩啦!」

「我知你同嘉麗有路?」

我腦海快速走動，唔知她究竟發現了什麼，惟有扮我最愛對著系主任洪太的無知面容「吓! 你講咩呀? 我唔知你講乜!」

「我見到佢成日上你車」

好在，原來佢只係見到嘉麗上我車，如果佢見到上車前在後樓梯的事，那就成為大件事了。

「你唔想我爆出嚟，就同我一齊，我唔mind嘅, just for fun!」

佢似乎沒有什麼證據係手，學不少網友說道「無斷正，就蛇咬都唔認」。

「你都唔止一次坐我車，咁唔通我同你有路?」

「係我想同你有路!」

「夠啦，你搵第二個人玩啦! 我唔啱玩㗎!」

突然之間，唔知Eva係幾時拎住個電話係手，然後按了一下自拍。

「你依家咪有證據係我手囉!」

「喂! 你唔係呀!」

「再玩大啲都仲得。」

之後佢登高隻腳，用上了濕濕潤潤的咀唇啣著我的耳珠。

「死火! 呢個係我好敏感嘅地方」我心想。

夾擊。出賣自我

在Eva的夾擊下，我的身體出賣了我。

「你下面頂住我啲!」

「幻覺嚟嘅」我既同Eva講，也是催眠自己。

「幻覺? 你睇吓，硬到咁!」之後佢伸手去摸著「頂到條西褲漲晒啦!」

「你攞到咁嘅。」我真係驚俾人睇到「不如走啦!」

上車後，Eva望著我說「又話唔想同我咩? 點解又會咁?」

「Eva姐，你咁樣攞法，除非性無能，否則點會冇反應?」

車一路開著，Eva毫不客氣地把手放在我的大腿上，時而輕撫大腿，時而慢慢向著要害攻去。

「你咁樣，我集中唔到精神揸車!」

「咁你要唔要釋放壓力?」

雖然口中一直都說不想與Eva有任何關係，但一個可愛的女生如此把我套弄著，我相信神仙都會起了凡心。我把車停在她家唐樓附近的後山，車一停下來，手制也未拉上，Eva已經把我的陽物釋放。

「唔得啦，你睇吓我已經好濕啦!」我把手一摸，心裡猶豫她究竟何時把內褲除下來，再探索多一點，原來是她穿了丁字褲，而且移了位，我在探索多一點時，觸及了她突出的一點。

「呀! 唔得呀! 俾我!」Eva跨過來我的座位上，我除了把座位拉後之外，也把手扶著她的腰。

我感到她雙峰的壓迫，情不自禁地出力教訓那迫人太甚的寶貝，Eva扶正了我的陽物，上上落落的搖動。

「好硬，你唔係唔想要咩?」

「依家係你想要多啲!」

我拉高了Eva的圓領衫，看到了她那紫色的蕾絲胸罩。

「靚唔靚?」Eva問「我專登著俾你睇嘅!」

我沒有回應她，只顧拉開她的胸罩去品味她峰上之巔。

突然間，我望到窗外有幾個黑影，千萬不要是警察，否則就真係見報了!

獎勵。飲你的精

在Eva瘋狂的搖動中，我眼尾望到車外有幾個黑影，心中一時大驚而叫停Eva，那時候我們仔細一看，原來是一家四口的野豬在車外徘徊。

「嚇死！」由於我的寶物突然被嚇，所以縮龍成吋，「不如到呢度為止啦！」Eva見狀也知道應該作罷。

「咁遲啲搵個舒服啲嘅地方再玩？」Eva把胸罩拉好。

「唔好啦！」已經沒有了性興奮的我出現了聖人模式。「我唔想係度食係度痲呀！」

Eva說「我下個月調走，調去文學院個邊」我心裡大喜，因為知道可以擺脫這個可愛但又瘋狂的女孩子。「我調咗 Faculty，咁你就唔係唔好係度食係度仆啦！」

Eva這樣說又好似好有道理，但聖人模式的我只有把她快快趕回家。在回程的途中想起，做了一半究竟是不是等於做了這個為自己開脫的想法，心想惟有見步行步罷了。

第二天上午在行經office時見到Eva，她若無其事的和我打了招呼，反而我有點面覷，Eva好像在嘲弄我的窩囊，並做了一個口型給我，好像在說

「插我」，我希望快些到下一個月，屆時應該會成功避開此女子。

今早的導修課，我把學生罵了一遍，因為大家的功課都是言之無物，讀之浪費光陰。

「阿Sir，你由得我哋啦！」踢著人字拖的男生施施然地說「你俾我哋唔合格你都要解釋啦！」

「係嘍，每篇唔合格嘅我都寫左三幾百個字解釋你點解唔合格！」我心裡實在有點氣。

「我俾咗學費就要畢業嘍啦！」個學生仲唔識死地駁咀。

「你俾嘅學費係部份，政府津貼咗你大部份」我兇眼地望著這男生說。「如果你只係想買證書，呢度唔係你嘅目的地。」

課後，Cherry係Coffee Corner見到我。

「Dr Man，唔好咁嬲啦」

「我恨鐵不成鋼啫！」我呷著一口咖啡說「不過，你份功課都做得幾好」

「咁你係唔係要獎勵一下我？」

「好呀！請你飲嘢，想飲咩」

「你的精。」

夠啦！如果俾人知我攞咗個學生，就真係大鑊到一個點了！

車埋。峴港之旅

在Coffee Corner讚賞Cherry的課業了得，佢就然話「要飲我啲精」來作為回報。

「你想多咗，最衰呢度冇賣麥精，如果唔係就買俾你」

「你知我唔係講呢啲」

「唔講呢啲，不如講番你畢業後想做乜，繼續讀書定做野嘢？」作為佢老師，講番呢啲題目應該穩陣啲。

「想去讀埋個Master，到時唔係你學生，係唔係又可以俾你啲精我飲？」

呢個後生女係唔係個腦入咗水，三句唔埋就成日講飲精。

「Oh my god，Dr Man可唔可以隊晒入嚟，唔好係個人口度了了吓！」

說著這話的正是Cherry，當然我在她下路準備出入之時，絕不是在她仍在學的時候，而是在4年前她入讀大學之前的一次旅行中發生。

在那年的暑假，我獨自往越南散心幾天，在往峴港的飛機上，Cherry就坐在我的身邊，閒聊起來我知道她考完文憑試，趁放榜前獨自去越南走走。

「你一個女仔嚟越南唔怕咩？」

「唔怕，我曾經試過一個人去柬埔寨！」

「咁堅?！」

「係㗎，唔好睇小女仔，係呢，你又一個人嚟越南，你係個度做生意？」

「唔係，我係大學教書，好鍾意越南呢個地方，咪成日嚟囉！」

落機後，因為我給了錢一些代辦辦理入境通行，即係不用在櫃檯前排隊的「走後門」取簽證，我施施然地在長椅上看著擠在櫃位前的遊人，也包括這女生Cherry，我心想這二十美元的增值服務，著實也不錯。

當我提了行李在外等候我的Grab，即是相若香港的Uber，看見Cherry在入境大堂行出來。

佢同我打招呼「點解你咁快出嚟？」

「我俾咗廿蚊美金等人幫我攬」實際上是賄賂入境官員，難道我會如此說嗎。「你千祈唔好係呢度跟個班兜搭你嘅人上佢啲車，有冇安裝Grab個apps？」

「冇呀！都未換電話卡。」我心想呢個女生，又話自己獨行經驗豐富。

「咁你裝左call咗？」Cherry問我。

「係呀，等緊車。」

「你住邊間酒店？」

「Novotel」

「我又係播，可唔可以車埋我？」

殊不知，我除了「車埋佢」去酒店外，最後真係「車埋佢」。

峴港。偶遇情緣

落機去到酒店已經是傍晚7時多，我見Cherry一個女生，所以交換了whatsapp，說實在，我對這傻傻的女生，只有一點擔心而沒有非份之想，最初，應該係。

「係呢，你一陣去邊？」

「我去龍橋行吓睇夜景，順便食埋飯」

「我又想去，一齊？」

「好呀，我call Grab啦！」

由Novotel去龍橋，5分鐘左右就到，由於是周五的晚上，龍橋像旺角一樣熱鬧，那天晚上還有Samsung的新機發布晚會，台上響著嘈吵的音樂，人人都好像擠向台邊，但我只想逆流走往龍橋。

人太多，Cherry只好拉著我的手臂以免走失，在擠擁之間，我感到手臂被Cherry的雙乳輕輕的觸碰著，慢慢的越貼越埋。最後我們在韓江邊的一家海鮮檔坐下來吃第一晚的晚餐。

「想食咩？」

「是旦啦，冇所謂」

當香港那時還未興起自行用tab落單之時，那越南餐廳已經一枱一tab給人客自行看圖叫菜，我們點了一枱都是蝦蟹之類。

「你夠18歲未？唔夠唔好飲啤酒！」

「未，但我睇落唔似18歲咩？」Cherry挺一挺胸膛展現她的年長，是想告訴我未成年那會有令人驕傲的胸襟。

食完飯實在太飽，我提議不如沿著韓江慢慢行回酒店。在那三十多分鐘的腳程中，她分享了一些家庭瑣事，原來她由小學至初中一直都在加拿大讀書，住處原來距離我在加國的老家大約十分鐘路程，我還笑說我們可能曾經在紅寶石大酒樓坐過隔離枱飲茶。同時，Cherry更告訴我，她JUPAS的第一志願是報讀我任教大學的學系。

返到房間後，方發現WeChat附近的人有不少年輕的女生在向我Say

Hi，應該是在招攬生意。在眼球欣賞那些不知是真是假的相片，腦中也想起那傻傻的Cherry令人垂涎的美乳。本想在電話的資料夾中找一套四仔來解決慾念時，whatsapp phone電話響起來，來電的正是Cherry。

「我想你幫吓我」在電話中Cherry問道。

正在準備弄著已經硬起來的陽物的我在想，究竟想我幫她什麼？

敏感・呼之欲出

正想自我慰藉之時，收到Cherry的來電叫我幫忙，難道她也想得到慰藉？

Cherry好像好急的在說「唔好意思，咁夜打攪你。」

「唔緊要，咩事」我的手仍在玩弄自己的硬物

「我可能皮膚敏感！」

「你做咩敏感？」

「可能飲咗啤酒？」

「吓，你對啤酒敏感？」

「可能，細個偷飲時有，大個之後未飲過，我以為無事！」

「咁你有嘢咩？」

「出晒風癩」

「要唔要睇醫生？」

「我想問你有冇敏感藥？」

「治敏速得唔我？」

之後，我拎左排治敏速去Cherry間房，著住背心仔加真理褲的她，全身都出了蕁麻疹，我倒了杯水給她，讓她服下藥丸。

「冇冇抖唔到氣」我擔心她的敏感會令氣道不暢通而窒息。

「咁又冇，不過真係好痕囉」

「千祈唔好搵，愈搵愈痕呀，最多用隻手揩吓揩吓咁算啦」

「應該冇嘢嘅，好在你有藥乍，如果唔係都唔知去邊度睇醫生。」

「出門應該互相幫助嘅！」

「你聽日原本諗住去邊？」

「應該去五行山啦，嚟峴港都係去必去個幾處地方啦！」

「如果我聽日好番，呢幾日可唔以同我一齊去，有你係度我好似放心的！」

「你唔係話好勁一個人周圍去咩？」

「唔想就算。」

之後，她鼓起泡鰓扮著癩起來，說實在這傻女生又真的惹人憐愛的，加上她的衣著，雙膝曲起抱著自己，把胸口的肉團谷了出背心之外，我不禁在偷望起來。不記得剛才正想在房間自己意圖解決之時，根本上沒穿褲子，只有忽忽套上波褲就跑過來，沒有束縛的東西，好像有點異樣，但我卻控制不了。

「你望緊咩？」

「冇，望緊你床面幅畫。」

「你唔係望緊我心口咩，咸濕仔？」

我作為中佬，點會係咸濕仔，最多都是咸濕佬。

裸睡。舉旗致敬

給人發現成為警伯很是尷尬，特別是初相識，而我又隨時生得出咁大的女生。

我想繼續搵藉口「細路女，你唔好亂諗嘢！」

「你覺得我仲係細路女？」Cherry好像另有所指「你知唔知Microsoft的中文係咩？」

「咪微軟囉，係人都知啦！」

「即係你依家咁」

原來我給她發現了波褲下的異樣，雖然未至於一柱擎天，但卻不是軟瀨瀨的狀態，所以給他起了名字為微軟。

「唔好講咁多，你食完敏感藥，應該會好眼瞓，你都係快啲瞓。如果你聽日好番又想跟我去，就9點係Lobby等啦！」

微軟的我，在不想變成全硬之前，要快點離開房間，所以講完後就立即起身跑回房間。

「頭先真係超級樣衰，給那個細路女咁樣嘲弄」我的心中仍有點氣，所以在WeChat中看看剛才打招呼的人，選了一個身材的棒的越南女生，花費了一百美元邀請她來我房間短聚。

很快這女孩子就來到我的房間，她實在很年輕，我甚至懷疑比起Cherry的年齡還要小，我有點擔心會否有成為「十一哥」的風險，所以請了這女生出示了身份證。原來這個叫做Lan Lê的女生剛滿17歲，我立即向谷歌大神請教，最後發現越南的合法性交年齡是16歲，我才安心了一些。

“Ahh! O.. Oh!... Aghh! AAAH!”

“Your pussy is so tight”

“Aah! ohh yea, I never find the dick is harder than you ”

“Tell me what you want me to do?”

“Right Here, that feels good”

“Are you ready to cum ”

“More, mmmmh!”

“Yeah... You’ re a dirty crate, aren’ t cha? But you’ re my dirty crate, and I’ m gonna make you squeak.”

這個17歲的女生，實在太動人了，雖然我想把她留下來，但想起明天要去五行山，都算一些體力活動，所以都是就此作罷!

早上8點給門鐘聲嘈醒，聽到門外叫著我的人正是Cherry，我不為意下把門打開，可是我完全不記得昨晚完事後是光著睡，房內似乎仍然充滿著淫慾的味道。

Cherry見到我全裸的軀體，「你唔駛向我舉旗致敬！」

五行。互看全相

一個中年男人，就算晚上有性行為後仍有晨勃，這似乎是正常不過的事，最唔正常的是唔覺意把門打開了，給Cherry看了全相。

「你唔駛向我舉旗致敬！」

「咁早做咩呀？」我試圖用手覆蓋著豎起的硬物。

「睇到啦，唔駛遮啦。想唔想食早餐」

當然，我知道一手按著門，只餘下的一手實在蓋不著我的陽車，但心想究竟Cherry講的早餐是酒店的自助餐還是什麼，我沒法估得到，我只知道若我不把門關上，任何人經過走廊的都看到我全裸演出。

「得，你俾20分鐘我，在樓下Café等。」我便把門快快的關上，心裡想起她會否嗅到房間有交歡後的味道，但仔細一想「聞到又點，關佢咩事。」

早餐過後，我們出發去五行山，Cherry仍舊穿著小背心和那短得不能再短的熱褲，只消廿分鐘就到達由那由金、木、水、火、土五行命名的五座數十米高的山峰，除了山林中有不同的廟宇外，洞內亦別有一片天，在鐘乳和石灰洞穴裡藏著大不同的佛象和小廟宇。徙華巖洞和玄空洞等，要不停往上爬，有時要手腳亦用，杖著扣在石縫邊的鐵鏈向上走。

狹窄的石梯只容一人向上走，跟在Cherry後面的我，舉頭時見到洞穴外射回來的陽光，與她熱褲下的臀肉映襯起來，令我很想把扶她臀部一把。山路的崎嶇不平，有一回好突然失了一下重心，我趕忙扶著了她。輕輕的一觸，好像大家都有一點感覺，時光像停頓了十秒，之後我們的手沒有分開過。

終於到達洞頂望江台，景色都相當怡人，但相對輕抱著我的Cherry，我的目光已經落在她的身上了。

累了一個早上，午後隨意逛逛，出了一身汗的大半天，見到附近有一間Spa，我真不知如何「賣甩」Cherry自己一個人去，她可能見到我眼尾望了一那Spa便問我是否想做Spa，我以為她有那麼醒目會自行安排她的行程，可是她竟然說跟著我一起去。

店員以為我們是男女朋友，所以安排了一間房給我們入內換衫等候，我本想澄清之時，已經給Cherry拖了入去。她很自然的把身上的衣服除下來，年輕和彈性等等的詞語絕對不能形容那份的美，我只是害怕那不規矩的異物在不適當時候醒過來。

兩名女美療師的手勢很好，我聽到Cherry很快已經睡著了，在想著想著今日互相看了身軀後，美療師在按著我雙臀之時，俯著的我好像給頂得很不舒服。

美療師輕聲地問我 “Why do you come here with your girl friend” 指尖也在我脾磚附近輕括著。

咬緊牙關的我，正想抵擋她把手從有限的空間伸進來，可是愈想逃避，下身就像被千斤頂頂起一樣，美療師的手已經觸及我的根部，她在我耳邊說 “wanna fun?”

我望一望Cherry，給她按著的美療師給我做了一個ok的手勢，代表她可以令我放心行事？

洋腸。還是唐腸

我見到鄰床的美療師做了個OK的手勢，是代表我的美療師可以，還是我可以不用理會Cherry而任意妄為？

不過，我真的不太想在這個情況下來一客，除了不想有機會驚動Cherry外，美療師又不是太可愛，若果在這裡手作交合，似乎浪費了一點。所以，就算頂到李家鼎般，我都忍著放棄。

美療師除了有一些黑面外，整體的服務也不錯，所以我給了她不錯的小費，臨走時她把自己的wechat號碼靜靜地塞入我的手中，相信她想與我在沒有「女朋友」下與她再續床緣。

在Spa輕鬆地離開，差不多到了晚飯時間，心想來到前法國殖民地，當然要試一下法菜，所以便拉了Cherry去Le bambino，那Ribs煮得很出色，同時地方很浪費，不過我也沒有給Cherry接觸到任何酒精類飲品，以免又生亂子。

「你成日帶女仔去做Spa同埋食法國菜？」

「唔係，今日第一次！」

「玩嘢呀？」

「斯文啲！你係加拿大有冇同仔仔去食法國大餐？」

「你係咪想借啲意問我有冇食洋腸？」

我篤一篤她的額頭「你想多了」但她把我的手捉著，並把我的指尖放入口中吮著。

整個畫面很是意淫，鄰座的一對港人情侶似乎聽到我們的對話和動作，都像看戲般把頭轉過來看我們的互動。

Novotel酒店有一個好處，就是去不同的地方都很近，由Le bambino回去實在不遠，可是道路較昨晚沿韓江回去涼黑暗得多，行到某個路口，我便大膽的把Cherry拖著，她也把我的手扣得很緊。

在回到酒店大堂，究竟我們是各自回自己的房間，抑或是去對方的房間，我沒有提問，我估計她也想我問。

在電梯內，她忍不著地問「我沖完涼落嚟搵你？」

「唔好啦！」我說這之際，她有一絲失望，使我接著說「不如我幫你沖？」

呢一刻，我仍然記得，那一夜，我在深圳的V酒店，與嘉麗一同沖涼的情景。

記得。射落面度

在浴室的蒸氣中，我把皂液慢慢地在她的身上塗著，由背脊、雙峰一路向腹下推進，不期然的利用皂液的滑溜在嶺上雙梅上打圈，她對此很是受落。我一手按著乳尖，另一手就在下體門外摸著摸著。

「好痕」她在我頸上輕咬著，全身繃緊之餘，也試圖把我抱緊起來。我由一隻手指的探訪，變成三指的撩動，我分不開，她門阜外混和在清水中的，是皂液還是愛液，或者是愛皂液？

嘉麗和Cherry對於我三隻手指似乎都抗拒不了，想試圖在浴室中把我的硬物填補她的空虛。

對於嘉麗，我不立即予她慰藉，因為我知道她應該會給我帶來更高的刺激。

對於Cherry，年輕人的衝動，應該給予快快的滿足，否則她們可能就會有更多不滿的出現。

我輕輕抬起Cherry的大腿，看著她而且準備好的門戶，我不客氣地把硬物毫不留情地塞至最深之處。

「呀! 好硬呀! 好入呀!」

「有幾硬? 硬唔硬得過加拿大洋腸?」

「硬好多，真㗎，我入面好full呀依家!」

單腳企對她來說，也是很辛苦的，雖然今天做了一次Spa應該輕鬆不少，於是我把座廁板拉下，然後讓她從後騎著我，我也可借機會玩弄她在堅挺的乳房。在一輪衝擊後，她好像來了一次之際，我順勢將她弄至小狗般伏在洗手盆上，繼續的對她大力的抽插。

「食家係唔係知道我呢啲半洋腸好食?」

「呀! 呀! 唔得，我嚟唔停，我啲同學通常好快就射」

「咁一係做到你叫我射先射?」

「好呀，到時唔好射入去，射係我塊面度!」

「唔得唔得，我想射!」

「你射係我塊面度」

我把陽物抽出去，她幫我撫弄她幾回後，把所有的都射在她的面上，我張眼一望，嘉麗在此時還給我吸乾淨...嘉麗畢竟是第一人把我的精華吞下肚子，還會在之後給我吮得乾淨的人，唔知一會兒Cherry會給我這樣的服務嗎？

安全。顏面射擊

安全。顏面射擊

我與Cherry之前素未謀面，由飛機認識至現在只是短短時間，為什麼會那麼開放地邀請我「顏射」她，當我正想接受她的要求時，那一刻才發現我完全沒有做任何安全措施。

「Cherry，原來我有戴套！」
「所以我叫我抽出嚟先射囉。」

雖然一開始不安全，但我又唔想在峴港攞出人命，所以抱起了她，用盡洪荒之力來一個龍舟掛鼓，以二步一托的形式返回床上，在床頭找回安全套。

「做咩？唔想射落我塊面度？」
「想，但我精力強，驚你未入大學就大肚！」
「我幫你戴」

殊不知她用口幫我戴上套子，這年輕的女生究竟是何方人士，會用上這些秘技？

給套上後，她乘勢坐著了我，慢慢的在移動，漆黑的房間看到她上下在動，她不停在抓玩著自己的乳房，我也扶著她的蠻腰在努力向上頂撞。

暗黑的環境，溫柔的抓著雙乳，此情境似乎與嘉麗在深圳V酒店的情境似曾相識，我終於記起，V酒店的一戰，才是我們的第一次。

那次V酒店的會面，和另一半說是往深圳的考察行程。在酒店Check-in後已經是傍晚，在月色下我們在窗邊熱吻著，手也貪婪地搓揉嘉麗那對豪乳，不消三分鐘大家已經只剩下了內衣。

我還記得那是一套維多利亞秘密的套裝，那通花紫色胸罩，似乎細了一個呎碼，她的雙乳好像要破繭而出般，我不忍心她們被夾得如斯擠迫，便把她們釋放出來，我舔著那咖啡的圓點，嘉麗抓狂的扯著我的頭髮。

當我正想有進一步的行動時，我發現了自己胯下之物實在不是狀態，是因為內疚還是太緊張，我不曉得。

就是嘉麗打破了那一刻的尷尬。「我好肚餓，不如食咗飯先。」
回想過來，嘉麗是一個很體貼的人，如果她是老婆的話，福氣應該會很好的。

飯後回來，我希望給自己挽回一點聲譽。在一入房就把她推到窗邊激吻起來。

「俾對面睇到㗎！」
「我就係想俾人睇到，睇吓你幾淫！」

那個年代手提拍攝的距離不太遠，身在廿多樓也不怕給人們拍攝得到，而且這酒店也很開揚，望著遠方的大廈有很大的刺激感。

「食飽咗下面好似好有力量咁!」
嘉麗把手伸進我的短褲內，我也樂得給她將陽物釋放出來。

「真係好硬」
因為我驚內疚感又起而再度失威，便迅速把嘉麗按在窗前大力抽插起來。

「唔得，咁樣係窗邊插真係好淫。」
「你望下斜對面大廈，可能有人睇住我哋!」
「耶...呀...唔好啦! 去返張床先」

於是我把嘉麗抱著，她的身型有點像鍾嘉欣那般，抱著她以為是很重，可是不知何解，當身上有一枝點手插著，原來抱起來也很輕鬆。

「你好百厭」嘉麗透著大氣說。「等我嚟教訓番你」
之後她坐上了我身，一下就放到最入，她不停的出出入入，好像是一部打樁機般，雙手也在捏著自己的雙峰。

我還記得這個暗黑空間的畫面。

手放在乳房上，我給女生騎著，像要抽乾我的...

「係唔係想射? 射係我塊面度!」

眼前的Cherry問我...

絕招。雙飛建議

Cherry問我之際，方發現自己腦海中有嘉麗的影子，分了心的我，原來不經不覺間已經抽插了三十多分鐘。

「我真係唔得啦，嚟咗好多次，再嚟我死㗎啦！」

「咁我真係可以玩好耐！」

「我惟有出絕招」

之後Cherry把套除去，大口大口的把我吞嚙起來，她濕潤的口腔，加上舌頭在內時而轉動、時而輕舔，好像在品嚐雪糕一樣。

忽然之間，她的一下深喉，附以指尖輕抓波子，射意的突然來臨，我趕不及提醒嘉麗便在她口中發射了，我以為她會立即放開我的硬物，她非旦沒有，反而吸得更緊，似乎想將最後一滴也要吸出來。

「你嘅絕招真係好勁。」

「我明明叫你射我塊面」她回應之際，我發現了她已經把所有都吞下了。

「明明係你啲實唔放」

「我唔理，你以後只可以射係我口，因為太好味！」

日後Cherry真的成了這大學的學生後，雖然我與她再沒有什麼性關係，但是她總是在叫我射她個口。

「點解你個床頭會有避孕套？」完事後的Cherry問我。

「因為我尋晚俾你引誘完，返到房瞓唔著，所以叫咗個越南女仔嚟同我咩！」我好坦白咁同佢講。

「靚唔靚㗎，幾多錢？」

我開了Wechat給她看了相片「100蚊美金，我覺得你靚佢100倍囉！」

「口花咩你！係唔係尋晚攞完今日出唔到，所以攞咁耐？」

我沒有告訴她剛才腦海在想著嘉麗「咁我真係可以攞咁耐，如果唔係你出絕招，同你玩天光！」

「如果真係咁勁，不如你問吓個越南女仔，會唔會同埋我一齊服侍你？」

唔L係呀化？

刺激。得三來四

3P咁激?

我又真係未試過係咁樣的狀況下3P。不過我暫時都係當佢講吓笑，應酬佢兩句就算，而且最重要的是，要好好安排翌日的行程。

我問Cherry「你聽日想去邊? 想唔想跟我一齊去?」

「呢幾日係唔駛旨意賣甩我!」

第二日的行程，畢竟我們的關係好像邁進了一步，我們手拖著手的去行不同的名勝、博物館和教堂。

在粉紅教堂內，Cherry好感慨的說「如果我有機會係咁靚嘅教堂結婚就好啦!」

「你咁後生，未來大把男仔你揀啦!」

「我揀你得唔得?」

我對提問啞口無言，一來我們相識方幾三十多小時，二來我在香港的生活已經十分混亂，面對這問題，我實在答不出話來。

「我同係講吓笑乍，你做得我老豆呀!」她故作輕鬆，把手指篤了我鼻頭一下。

我知她好像有點沉船的感覺，所以挑戰她「你有戀父情意結嗎?」

今次到她停了一頓，「其實，我係香港有一個男朋友，佢係我學校老師」

Oh my god，點可以咁㗎! 雖然我同Cherry都有性關係，但我們不是建基於師生的信任關係之上。

「佢唔怕咩? 釘牌㗎!」

「佢驚驚地㗎，但係...」

「但係，係我攞佢先，佢自己都控制唔到!」

原來Cherry有這樣的興趣，就是誘惑年長男性，對於這樣年輕女生，實在不能看輕。

一天的行程已經到達傍晚，在晚飯的時間，Cherry問我...

「你約咗個個越南女他未?」

「吓! 你講真㗎?」

「係，未試過，我想係異地試吓!」

咁我又真係聽佢講，聯絡了Lan Lê，傾好了條件，幸好3P不另加價。

到了九點多，我和Cherry返到酒店不久，就收到Lan Lê告訴我，她會於二十分鐘後到達。

趁著這二十分鐘，我再一次問Cherry「點解你想試，依家後悔仲嚟得切。」

「我成日睇AV，之後都幻想MMF或者MFF，我估一家好刺激。」

「咁你有冇幻想上下邊都俾人入緊?」

「有呀! 佢去邊度搵兩條?」

「你開聲實有人應機㗎!」

我們一邊傾談，我一邊把手輕輕在她的下身撫弄著，愈傾愈挫她就愈來愈濕。

「唔得啦，好濕好想要，你可唔以插住先，插到個越南妹嚟為止？」
我心想，我點知Lan Lê真係幾點到，如果插到射都未到，我又談何容易再來一次。

不過，佳人叫到，我就惟有聽從吩咐，將她的內褲除下，正當我劍拔弩張之際，門鐘響起，外面的人見到房內情景，便驚訝地說 “Oh, seems you can’ t wait for us!”

For us? 邊個us? 我再望清楚，Lan Lê後面，還有一個女生....

混戰。甘於捱打

那越南女生的後面，原來還有一名很瘦很瘦的女生，但在緊身的服飾下，盡現了她那澎湃的震撼。

“She is my schoolmate, you can call her Nguyn, she wants to be the observer, and consider to be the part-time lover or not in the future.”

“She needs to pay as an intern....haha, just a joke! Come on, welcome Nguyn!”

之後她們一輪越南話溝通，我與Cherry目瞪口呆不知道她們在說什麼。之後Lan Lê便把手上所有除下，拖著我去浴室洗澡，而Cherry也跟著來了，不大的浴室只勉強容得下三人，Nguyn就在門外望著我們淋浴。

Lan

Lê純熟穿的把沐浴液擦在身上，給我全身磨滅起來，Cherry就一邊和我接吻起來，我也把手在她身上抓弄著，小小的浴室充滿著環迴的呻吟聲。Lan

Lê蹲下來把她的雙乳包圍著我的陽物在上下擦弄著，再抬頭以惹人憐愛的樣子望著我。而Cherry則把小舌鑽進我的耳內。

人生能有兩個17歲女生相伴共浴，若是即時馬上風也定心甘命抵。

好不辛苦才把涼沖完，我們便移到大床之上，幸好雙人床睡上三人仍寬敞有餘，Nguyn就坐在梳化上觀看著我們的大戰，剛才我忘記了問她要不要趁我們洗澡之時買一些爆谷和汽水，以觀看重大的賽事。

我知道離開越南後或許再也見不到Lan

Lê，便要好好把她的乳頭好好服侍著，以報剛才乳交之恩，Lan

Lê對此很是受落，而我的陽物又突然給人吸吮著，原來是Cherry趁勢來襲，正在歡愉中的Lan Lê卻又把手搓揉著Cherry的雙乳，我腦海中突然想起人形蜈蚣這驚世Cult片。

“Ease into it” Lan

Lê給我戴上了保護套之後，便把腿子張開，歡迎我直搗黃龍。我也老實不客氣地給觀眾上演了什麼叫做九淺一深的攻略。Lan

Lê用雙腿扣著我的腰，而Cherry就俯伏著我背上吻著我，那時我完全沒有閒手可以招呼Cherry，似乎只有任她魚肉，只有對她說 “I need your lips against my skin!”

“Choke me, just like that!” Lan Lê在狂嘯著 “You do that so well”

“Your pussy feels amazing!” 我把好一扶便轉身成為doggy

style，只消一秒就重新插入，而Cherry就張開了腿給Lan

Lê舔著，Cherry給舔得水柱直流，興奮的她就只有把玩自己的雙峰。

把玩自己雙峰的，還有坐在梳化做觀眾的Nguyn，不知不覺間，她把緊身衫拉高了，隨著胸圍在揉搓著自己....

四人。終極夢想

當我在從後進入Lan Lê之際，Cherry又被Lan Lê口舌服務期間，我見到Nguyn似乎忍耐不了，拉高了自己的上衣來給自己慰藉。

我向正在給我推著的 Lan Lê 說 “Lan, your friend seems want someone to kiss her nipples.” Lan Lê 向 Nguyn 講了一些我不明白的越南語，之後Nguyn慢慢走過來，Lan Lê對我說 “undress her and caress her all over”

衫其實唔駛我除，Nguyn已經急急地把它們脫光，Lan Lê讓出了空間給Nguyn，讓我繼續從後而入，Nguyn的空間很窄，可能被開發不久，正當我想起沒有換套下就已經抽擊著Nguyn，我也賴得拔出來再換，Nguyn好像忍受不了而全身震動起來。

我見她跪著好像很辛苦，便邀請她把我騎著，她慢慢的進入，有點難以一下子進得很深，當過了廿多次來回後，她應該已經適應了，便開始加速起來。

“Play with my clit” Lan Lê捉著我的手去她的私處，而Cherry則把她的乳頭給我吸吮著。

Nguyn 一邊在搖晃，一邊在大聲叫著 “I feel so good you inside me” 我對於這年輕的身體也愛不惜手 “I love your body so much.”

在一輪的衝鋒陷陣和多重刺激下，我真的不行了，Cherry似乎看到我快到臨界點，便扯開我的避孕套，“come for me, I want your dick in my mouth.” 經過她再啜多十數回，我終於潰不成軍。

“I wanna your mouth on me, deeper!” Cherry 似乎沒有放過我，把所有都要吸乾似的。

這一回，是我人生的第一次4人混戰，是一件很難忘的事，雖然其中兩人是付款的，但也是值得回味，當然，在若干年後我重回峴港，其中一人已為人妻，我們也曾相見相交，那是後事，或許在以後的文章可再作分享。

當送走了Lan Lê 和 Nguyn 兩人，Cherry和我說「得你happy，我一次都有玩過...」

天呀! 剛才已經給她吮出所有，我還有什麼可給她?

終於。心痛分開

Cherry 向我撒嬌表示慾望未被滿足，可是剛才的激戰，試問我又何來能在短時間內添食。Cherry 之後在袋中取來玩具，放在她已經濕到不得了的下體，她大聲的叫嚷著，似乎是對於我未能回氣的抗議。

在她的抗爭中，我比起不少當權者更有良心，會負起大的責任去回應對方，我一邊欣賞她把玩具的進出，一邊用手為自己打氣。Cherry 見到好像有點起身，便加了一張口給我鼓勵。

「又話唔得，咁快返到嚟？」
「冇你鼓勵點能夠成事！」
「唔得啦，個玩具填補唔到，快啲入嚟！」

Cherry 和我抱在一起擁吻著，我側身而入，她用雙腿鎖著我，好像擔心我會離她而去般。在反覆來回的過程中，由於有了今晚第一發，所以今回實在有點久，個多小時的床上運動，Cherry 似乎來了多次。

「滿唔滿足？今次夠飽未？」
「呵！可...可以...你想射未？」
「未！要玩到你夠為止！」
「夠啦，可能插到腫晒啦！」
「想我射呀？」
「係呀！射係我個口度！」
「唔得，我想射係你入面。」

但她應該不同意，把我按在床上，一下的深喉把我吸到最盡之處，上下的移動中我終於忍不了，把最後的點點都給她口腔發射了。

「點解成日見我射係你個口度？」
「我鐘意你啲精，好好味！
記著你以後只準射係我個口度！」Cherry 又再重提此事，就算當她入了大學後，每次見到我，都有意無意地提醒我。

臨飛回香港前的最後一日行程，我們去了會安古城，在那裡拖著Cherry，感覺有點溫馨。在一間賣燈的店子中，我聽到店內播放著 “You raise me up”，那一刻我想起遠方的嘉麗，這是她當時最喜歡的歌曲，我便把當時的情景錄下來播放給她看。

「我真係好掛住你！」
「我聽日都返香港啦。」
「咁我要禮拜一先同如阿媽係東京返，要星期二先見到你！」
「我嚟接你機？」
「你知你唔見得光㗎！」

Cherry 問我係唔係報到，我支吾其詞一輪，她當然不知我的私生活是如此糟糕。在會安乘Grab回酒店途中，Cherry 伏在我的肩上睡得很甜。返到酒店後，因為這可能是我們的最後一夜，完事後我們

都好像有點依依不捨，說老實，我她像給這少女迷著了。

我們都是同一班機回機，在辦理網上登機手續時刻意揀了相連的座位，我把握了最後的航程緊緊的拖著Cherry，因為我知道返到香港後，我們可能各自在不同的路上，或許因為種種的理由而不能相處下去。

最後，在入境大堂，終於要分開了，我們攬著了一陣子。

Cherry係我耳邊提我「你以後都要射係我個口度!」我只回應一句「好! 射到你個口滿晒為止!」

我們吻了一下，我慢慢行去4號停車場取回車子，她就從中間走往機鐵路線。途中我曾回望她的背影，有點不捨得這份異地的情緣。

直至放榜日，她告訴我成績，我相信以她這樣的成績，把我系作為第一志願，應該是無難度的。但是她入學後，我又究竟如何與她相處呢?

驚喜。開學難關

終於到了暑假的尾聲，不同的會議也在開始中，Eva也調到文學院工作，暫時我的生活好像也可以鬆一口氣，除非Cherry的入學會帶來我不必要的麻煩。

有一天泊車後見到Lucy，返辦公室路上閒談開，她問到我有冇見過Mandy，我真心冇見過佢，但Lucy蠢蠢惑惑咁望住我：「你有見過佢，但佢有見過你!」

「係，係邊度見到我，我唔知啫!」

「Mandy係越南見到你?」

「仆街啦!」我細細聲同自己講，但又要扮無事的講「係呀，我去咗峴港玩幾日之嘛!」

「佢見到你拖住個靚妹嚟!」

「我同一班friend去，好鬼多靚妹型佬」就算影到相我蛇咬都唔認。

「Mandy下個星期飛去新加坡見工，睇吓會唔會係個便發展，星期五晚食飯ok?」

「又唔係好熟，到時睇下點啦!」

返到辦公室，見到系主任分給我下年的科目。

「弊傢伙，有yr 1嘅科，希望唔好咁啱揀中我個科必修科啦!」我暗自擔心起來。突然間有人敲我門，我擡頭一望，原來是Eva，佢明明唔係調咗去 Faculty of Arts咩，奇怪她為何會又係呢處出現。

佢一入嚟，就把門門上，我本能上想起身去開番度門之際，佢已經行到我的面前。

「Dr Man，我放完假去咗東京，俾啲手信你!」她為自己的到來說了開場白!

「哦...哦，多謝晒，調咗部門ok嘛?」

「唔ok，因為見唔到你!」

「個邊多書生靚佬，佢個Prof Simon幾型吖!」

「你知我諗咩㗎!」

「唔知，亦唔想知道!」

因為我剛才是站起來本想去開門，我倆現在是站著對談的，突然之間，她行上前來吻了我的唇一下。

「我咪講咗，我調走咗就唔係呢度同事，咁你壓力咪少啲囉!」

「唔好!我唔配你對我咁好」

「我覺得配咪配囉」之後佢一下子把我攪著，之後細細聲講「今晚俾啲驚喜你!」

驚喜? 驚定喜先?

午間。酥胸聚會

幸好，Eva一早講了晚上會給我驚喜，所以我決定下午就出走了。

我whatsapp 嘉麗「喂! 起身未?」

「未呀老公! 你開完會走得啦?」

「想見你咪拿拿聲做完囉?」

「好嘢! 老公抵錫!」

「我嚟陪你食飯? 虹橋等?」

「你買上嚟啦，我唔想郁呀!」

「我想你郁。」

「你好衰㗎!」

雖然我未攞好個class schedule，但係都唔算太急，只差一兩個industrial visit未約實，所以都可以趕得及中午就走了，最重要係避開Eva呢個癲婆又可以見到嘉麗。

買了外賣上嘉麗的屋企，食完東西後她在梳化上輕輕攞實了我。

「我真係好耐冇攞得實你啦!」

「依家咪攞緊囉! 你今年個master完啦，有冇靚仔教授呀?」

「最靚仔咪你囉!」

嘉麗返身坐在我的身上，熱吻起來。通常我們有一個習慣，就是從不在廳中行事，因為她的小狗會在附近走來走去的。

當把她抱回房中，我正壓著她的時候，她第二個習慣就是問我「你擺好個電話未?」她不是擔心我會錄影，而是恐怕在翻雲覆雨間不經意把電話按著了，所以通常電話都是放得老遠的。

由於大家都蘊釀了很久，不多的前戲下，嘉麗迎來我的攻擊。

「點解你今日好似大條咗咁多嘅?」

「即係話我平時細條?」

「唔係呀...今日真係好硬好粗呀」

「咁我隊入啲好唔好?」

不經不覺間，好硬好粗的一次，原來都玩了個多小時。完事後嘉麗去了洗身，我乘機望一望電話。Eva原來打了很多次給我，之後附上whatsapp

「唔等我就走可」和一張見不到樣子的酥胸半露相片「想要嗎?」

熱血。在沸騰中

見到Eva那令人熱血沸騰的相片，相信絕對不是在網上抄出來的，因為我認得她今日戴的那條頸鏈，雖然很是吸引，不過對於這位瘋狂女子，都是少惹為妙，所以我選擇了已讀不回。

「睇咩睇得咁入神？」

我快快把電話的畫面轉走到學校的電郵「冇，check吓email啫！係呢，你今年教邊幾科？」

因為我和嘉麗的專長範圍不一樣，所以我們多數沒有同一科目的合作，但係會合作舊生會的發展。

我問「Alumni 都要call班同學開吓會啦！」

「係呀！舊莊都有啲人話唔做，睇吓有冇多啲舊生幫吓手！」

「你一開口，實大把入會幫手啦！」

「我上下兩個口都只係為你而開。」

之後，她一張口就把我正在休息的陽物吞下去，一輪活塞的動作又使它醒過來。當然我的電話也是被要求放得老遠，否則拍下她張口的相片也是蠻吸引人的。

「呀！老公，點解你咁快又硬番！」

「咁咪因為你開口囉！」

對於嘉麗，我是從不抗拒，也是愛不惜手的，就算到了今天，我都認為她是最佳的伴侶。最可惜的是，我是不能與她共渡餘生的那一種。

「我唔得啦！我雙腳好軟啦！」

「你咁快就唔得啦？」

「好夠啦，嚟咗好多次，馴低，我幫你含出嚟！」

「咁你個口唔叻咩？」

「我要你口爆我！」

嘉麗一輪口部運動，終於把我今日的珍藏都奉獻了給她，而且今次她更把口張開，伸出舌頭，讓我自看看我最後的貨，之後就一把將它們吞下去。

這個口爆的動作，又令我不期然想起與Cherry在峴港的瘋狂，著實有點擔心在學校會見到她。

「Hi Dr Man」Cherry在校內大道中拍了我一下，今日好似係學院學生會的O' day。

惡夢開始了！

任務・宣傳招生

被人拍了一下的我，望到是Cherry，用了兩秒時間冷靜下來，說「同學你好，參加O' Day，歡迎你！」

「係呀! 唔同你講住啦! 遲啲再傾吓!」之後Cherry就好風咁向圖書館那方向走去。

我本來想提醒她應該如果避免圖書館外的邪物傳說，不過我估計她都可能在網上有聽過這個都市怪談。在她的背影中，除了發現她的青春之外，更望到她原來穿著背心熱褲，突然有點擔心迎身活動中，她會否給人輕薄? 但是心想，這又關我何事?

在轉頭想返辦公室之際，在遠處望到Eva，我心想今天在幹什麼事，要逃避的人為何會那麼多，但實在的是我相信於未來一個學期，我都應該相當難捱。

才剛坐下在辦公室，系主任就打電話來「文sir, 有樣嘢想搵你做?」

「哦，好呀，請講!」唔通我這個合約員工會話唔好?

「因為大家都要爭取收生，所以想搵你lead一個宣傳組，同大學的admissions同埋communications同事聯絡，如果佢地想搵人去中學講talks，可能要你幫忙吓，同埋可能需要搵埋學生去分享。」洪太像機關槍般說著。

「無問題，我想問個組仲有咩人?」

「我諗住搵埋嘉麗，佢把口得，我今朝係走廊見到佢，同佢講咗，你之後再搵多幾個學生join啦!」難道系主任都試過嘉麗的口，才知道她的口厲害?

收線後就見到嘉麗whatsapp我

「Dr Man, 系主任叫我跟你啱, 咁你記住要調教吓我啦!」

我知道同嘉麗合作是愉快的，但提醒自己要加倍小心，避免有任何令人察覺到有不對勁的地方。

「好呀! 我會將所有都俾晒你」我回了她的whatsapp就準備執拾新學期的筆記。

我聽到了一下whatsapp的聲音在門外響起，之後嘉麗在敲我門，刻意大聲的說「Dr Man，有冇時間同你傾吓阿Head講嘅宣傳工作?」她似乎是想給人知道來找我是講公事。

在入房坐下來時，她又將她的雙峰放在我的枱上，佢想點?

晨早。要打打氣

「人家有啲嘢唔識，咪嚟搵你調教吓囉！」
「阿Head都話你把口叻，佢試過你個口咩？」
「我個口淨係服待你乍！」

嘉麗起身行在我座位邊，把剛才放上枱的東西在我面上輕刮著。

「鎖左門未？」我問嘉麗。
「我一入嚟就襟咗粒的啦！」
「咁我要唔要襟番你粒的？」

之後我把她的衫鈕解開，細細力的啜著她的兩點，她把手伸進自己的口中咬著，生怕會發生呻吟聲引起麻煩。

「舒服！」嘉麗在我耳邊細說「但唔好係度做，我驚俾人聽到！」

咁你又嚟攪我?!

之後她只把我的褲鏈拉下，讓我的硬物伸了出來，她跪下來一下一下的吸弄著我的陽具，這個視覺觀點很AV，不過AV是假的，我現在正是上演著Live，總比AV的虛假更勝一籌。

在她的上下吞退不足十分鐘，我已經感到射意，我拍一拍嘉麗讓她知道我即將發射，當然我知道她會絕不遲疑的把一切都放在她口中，可是今次她竟然把自攜來的水杯放在我陽物之前，改以雙手套弄，最後令我把白色的東西全投進她的水杯之內。

「射係我個口，我驚一陣會口咁角未抹乾淨。放晒你杯度一陣可以連埋踎咖啡慢慢飲！」

我發誓，以後若果嘉麗俾一杯咖啡我，我是堅決不會飲的。

她把衫褲整理好後，吻我一下後，便開門離去，在門外還無私顯見私地說「Dr Man，咁我星期五前俾埋啲嘢你！」

佢打算俾咩我，公事剛才根本沒有討論過!!

發射完畢的我，突然好像有點倦意，所以決定去Tolo買一杯咖啡止一下眼瞓。在往Tolo的途中，我見到了Cherry，在俯下身玩一些O' day遊戲，有不少男生都站在她的面前，應該唔係幫佢打氣的....

走光。好好睇咩

我見到Cherry被眾狼圍著，既不是打氣，又帶著偷望的目光，我好像有點醋意。所以就上前去一眾學生那處。

「你班仆街仔想係度嘢？Cherry淨係俾我一個人睇嘅」之後我就將外套除下叫Cherry穿上。

可惜，以上只是我幻想的情節，的而且確我會上堂講仆街這些字眼，我更因此被學生愛戴，覺得我夠貼地，不似那些教授那份堅離地。

實情是我慢慢行到那班學生身邊，高年級的同學叫到我行來時就和我打招呼。

「早晨Dr Man」

「早晨早晨，今日開始O' day啦啲！」

「係呀！嗱freshman, 呢位係Dr Man，佢俾分好手緊㗎，但上堂呢又好過癮，reg科時記得reg佢！」

「痴線㗎你！」

唔好講最後個句，多啲人reg我個科，我又冇多啲錢，最好reg完係add/drop時drop咗去！」

其實我都係講笑的，因為歷來報我科的，實在要由一個班房變成lecture hall，有時都真係想同系主任講，分開做三班來計算我的workload。

「Dr Man，咁你係教邊科，等我到時記得reg你！」冷不提防Cherry突然問我。

「到時系統有寫邊個教邊科，到時自己搵吓！」

我目的就係來打斷Cherry的走光，似乎現時危機解除，我也是時候走去Tolo買我想要的Latte了。

一入去時，Barista見到我，就問我是不是照舊，她總是記得我是渴什麼，也不用我開聲就已經開始沖調飲品。

「係呀Emma，你真係好記性。」

「咁你都記得我叫咩名啦！」真相係，佢心口嘅名牌係有寫佢名的，雖然她的心口只並不突出，但今天的衫鈕有點離，反而見到她嫩白的峰巒。

在等咖啡的時候，收到Cheery的Whatsapp「你驚我俾人睇蝕，所以呷醋？」

She reads me....

一波·未停又起

女孩子的讀心能力如此高，Cherry竟然知道我行過去是為了制止一些事情的發生。

其實，Cherry已經是我的學生，我也不宜做一些越界的事情，所以我只是回了一句「不是，只是來同同學打一個招呼吧。」

Cherry秒速回應說「你個表情出賣咗你啦！下次記得請我飲精！」
「我唔明你講乜。」用這樣的回應應該較為安全，畢竟我不知道她會用whatsapp的畫面來做甚麼。

「你杯咖啡ok啦！」Emma在我回覆信息時提醒我。

「唔該你呀Emma。」

「係呢，我妹出年考DSE，佢問我Jupas啲情況，我又唔識答，你可唔可以幫吓我？」

「唔緊要，你問咩」對於女生的要求，我是沒有抵抗能力，況且今日她的制服上衣走了位，我的眼神只望著她衫鈕移開之處。

「咁你可唔可以俾你電話我，等我問完阿妹再問你？」

我心想「靚妹，你想抄阿叔牌？」

但係我又唔想再惹起什麼麻煩...」之後我給了Emma我辦公室的電話，就急急返回辦公室。

雖然今早已經在嘉麗口中發射了一次，但分別見到Cherry和Emma的走光，心中好像仍是癢癢的，一路行回辦公室，下體好像半硬不夾軟般，走起路時蠻不舒服的。

「喂！今朝見到我做咩調頭走？」冷不提防後面有人拍了我一下，原來那是癲婆Eva。

「癲..阿Dean搵我...」差一點開了口叫她做癲婆。「所有同你打招呼...」

「我之前夜晚過話俾驚喜你，你又走左去...」

「唔駛驚喜啦！」

佢突然行近了一步，問我「你下面平時點解咁大揪嘅？」

我突然醒起，剛才那微軟的情況，原來給Eva看了出來。

「關你咩事？」

「我就想關我事！」

「你唔好亂嚟，我嗌救命」

似乎男女的角色調轉了！

闖禍。無補於是

「你嗌破喉嚨都唔會有人理你，反而我叫非禮，你就大鑊了！」
我當下的面色變得很難看，心想為什麼有如此瘋狂的女子。
「不過我都好想俾你非禮，你今晚記得等埋我，記唔記得我上次係停車場同你影咗張相？」

原來瘋狂的女子是如此變態，我好像無知少男給捉了痛腳般。
但我實在不能給她恐嚇，「你即管show出嚟，係人都見到張相我係幾咁唔願意，同埋我當時掂都有掂過你！同埋，我最討厭人恐嚇我。」

我連再見也沒有說，就拂袖而去，未行到回辦公室時，見到手機的電郵響起來，是Eva傳來的，說「Sorry ar，我講吓笑乍。」
我連這電郵也沒有回覆，有什麼人會用公司電郵來做私事，那真是一個大蠢旦。

不是，蠢旦的還有Lucy，那互發情慾電郵的同事和學生，不就是用著學校的電郵來通訊嗎。原來Lucy除了利用學校的電郵來和有私情的學生來發送情話外，更用來訂網購、訂機票、買戲票等。

點解我會知？

Lucy是一個很不得了的女生，每月總會因為經痛而請四天病假，老闆、同事和同學都常怨聲載道，因為作為老師的我們，盡可能都不會請病假，否則補課將會很麻煩，同時因為往往有多於一班，會令進度不一而影響了其他同事。

受到不少人責難的Lucy，慢慢地情緒起了變化，直至有一天她被院長召了去會面。那天我收到了一個電話，是來自院長秘書的。

「Dr Man，你Department同事Ms Cheung依家喺院長室，你可唔可以上一上嚟院長室？」

雖然我老早知道她給院長召見，但我卻攪不清楚院長秘書為什麼會叫我去院長室，心想Lucy發生什麼事，究竟做了什麼而拖了我落水。

我用光速的速度去了院長室外的秘書房，我見到Lucy坐在秘書前的小梳化前哭得很厲害，她一見到我，就說「可唔可以幫吓我？」

天！她究竟闖了什麼禍？難道她色誘院長失敗？

彌天。大禍於我

究竟Lucy是不是闖了彌天大禍都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她影響了我。

事緣佢因為種種表現問題，連系主任也耐她沒有辦法，所以院長介入了對她的工作表現評估，而院長在接見她時，她卻又在院長室情緒波動、大吵大鬧，院長無計可施，便問她「咁你依家有咩可以幫到你？」

「你可唔可以叫我department的Man sir上來？」Lucy哭著和院長說。所以之後院長秘書就打電話叫了我上來。

當著秘書面前，Lucy說

「你可唔可以係我個手袋拎包藥俾我？」她的這幾句，有如病持般在冷氣槽前傳播問開去。沒多久，就已經有傳言說我和Lucy有一腿，否則又如何會在如斯情況下叫我上院長室，又為何知她手袋有藥，更甚的是有說我教她扮傻云云。

學院的人不攪學術，而是像一班八婆，但無論如何，我給Lucy害透了！

但是Lucy的其中一個下場，是給IT部門翻查她的電腦及郵件，可幸的是她早已經把與學生的情慾電郵刪除了，可惜那些海量的網購或訂機票電郵等仍在系統內，這就成了她的一項罪名了。

那天在收到Eva的電郵後，我一點回應也沒有，因為我知道工作的電郵實在不宜亂用，但最擔心的是她究竟會用我被迫的合照來做什麼，更要想想如何安全撤離校園，以免被她捕捉著，否則我都很難才可以逃脫。

鈴鈴鈴...我的思緒給電話鈴聲劃破了！

「Hello，我係Emma」

那一刻，思想又給拉回她走了位走了光的制服上。

「我問咗我阿妹，佢有幾個問題想問。」

之後，Emma約了我某日，在她下班後在車站附近的湖邊公園與我討論她妹妹的問題。

我又心想某日的傍晚，她不穿制服會是甚麼樣子呢？

不過，無論如何，今天一定要擺脫Eva，最佳的辦法就是有人同行，所以我叫了嘉麗一齊走...

幸福・車出車入

「做咩咁好，今日咁早就話車我走？」
我當然不會告訴她是為了逃避Eva，而是情深的望著她說「因為我想車你嘛」
「咩車先？」

很多時候，嘉麗都會和我一起走。她是一個很好的女生，為了多見我一面，很多時候她會坐我的車返到東九龍，才自己乘車回屯門的家。這樣一來一回的時間，其實她用多了很多時間才能回家，她認為我車她回屯門的話，除用多了燃油錢外，她更想我可以早一點回家。

試問世間上，如何能找到這樣的好女生。到今天，我仍然覺得對她很是辜負的。

今天，我決定是送她往屯門，在荃灣吃了一點東西後，慢慢沿著青山公路回屯門，青山公路有不少避車處，都是望到大海的。

「點解今日咁抵錫，車我返屯門？」
「因為我好想見你囉！」
「抵我咁鐘意你。」
「其實，我有咩咁吸引你？」
「因為你好叻囉」
「但你知道，我哋冇將來㗎！」
「咁只要依家開心咪得囉，我第二時都想結婚生仔，不過最可惜你做唔到我真老公...」

我們沉默了良久，她說「如果我第日有個啱嘅男仔，你會唔會嬲？」
「梗係唔會，我又俾唔到幸福你」
「但如果我結咗婚，你會唔會同我呢個人妻繼續一齊？」

嘉麗可能係我今生遇過最鍾意我的人，可恨的是我什麼也不能給到她。

「諗緊咩？」嘉麗見到我虛空的眼神之後問我。
「我睇緊有咩幸福可以俾到你」
「不如你今晚上嚟我屋企，俾多啲幸福我先走？」
「咁你記得賞賜多啲聖水俾我」

車，在青山公路跑著；
陽，在嘉麗窄路出入。

這一夜，我們彼此都不捨得離開....

下世。再結前緣

「老公，我今日做咩，比起平時大碌咗好多」當我抽插嘉麗時，她一邊搓著自己的雙乳、一邊叫喊著。

「你想的話，買一條假狗比你，要幾大條有幾大條。」

「我淨係想要你個條」

「咁我唔係度你都可以自己玩吖」

我把嘉麗轉至她最愛的後入模式，「啊..呵..唔得，真係好入」她已經有點忘我，把手指咬著。

「唔好忍，大聲啲嗌出嚟!」

「呀呀...好High...救命，真係好頂呀」

突然間，聽到窗外面有人大叫「喂!

仆嘢門窗啦，好嘈呀!」似乎有人好寂寞又忍不住。其實佢有冇聽過萬梓良的名句。我細細聲同嘉麗講「唔好理佢，你盡你能力叫得更大聲!」

「唔好啦，我驚人地知道邊個單位」

「鬼知咩!」我今次用盡腰力深深的插入去，完全不留任何空間在外面。

「老公，你想插死我咩!」

外面的男人繼續大叫「仆仆仆，仆死佢吖，鬼唔望你馬上風」

是的，我會按他吩咐繼續仆，至於會否馬上風，我又應該控制不了出現與否。

這樣，我刻意的斷斷續續玩到半夜，看那男人如何渡過這難捱的一夜。

之後，嘉麗同我講「如果我早幾年識你，你會唔會娶我?」

「會，一定會」那一刻，我是真心的，到現在我也找不到一個如此體貼的女生，但她最令我手足無措的是，她是一個很容易流液的女人，無論眼睛或是下體，總是很容易濕得可憐。

她流著淚說「我會記住你話會娶我呢一句...」

「就算今世娶唔到你，有下世的話，我都會娶你」

「夜啦! 你要走啦，聽日返office先見啦!」

正常的我，在嘉麗的家，我都把電話收得遠遠，所以今晚完全不知道電話響了多少遍。一望，原來Eva 致電了我很多次。我根本上沒有打算回覆她。

在正想開車時，Eva再打來，我本來都無意接聽，但手快按了呔盤上的接聽鍵。

「係唔係文先生? 我係Happy Bar個邊打嚟，你女朋友係度飲醉咗，可唔可以嚟接走佢?」

攞乜呀，我很想同酒保講「你把她放在後巷吧!」

戲弄。極度嫖怒

而且是夜深，我本來真係好想叫酒吧將Eva丟出街算，但是萬一真係出了事，我內心又過意不來。終於我死死地氣去了那酒吧。

當我入到去時，我真係嫖到一個極點，Eva若無其事坐在酒吧。似乎她是串通酒保打電話叫我來。我當時頭也不回的立即衝出酒吧。

Eva 追著我說「對唔住囉，我都係想見你啫！」

「你係唔係個腦入左水？」

好玩唔玩搵啲咁嘅嘢嚟玩！」我完全不理會她，急步走往自己的車，想立即遠離這癲婆。

當我開門上車，Eva又重施故技，上了副駕。

「DLLM，你想點呀，半夜三更你唔L嘢呀！」我嫖到一輪粗口往Eva面上打過去。

可能Eva平日在大學內，不常聽見別人說粗話，突然她梨花帶雨「我真係好想見你...」

我的火仍然在燒著「你痴L線，你細細個冇聽過狼來了了的故事呀？」

「我都知你緊張我先會嚟」我停頓了半秒，真的，我真心係有點緊張的。「比著係洪太打俾你，你都唔會半夜走出嚟啦」咁又係真，系主任搵我，我會即時說一埋廢話之後收線，當然，我又真係唔係半夜專程出來的。

「咁你想點L樣呀！」無論如何，我也要維持那道火，正所謂輸人不輸陣。

她沒有回答我，只是用行動來說明她的想法，就是撲向我把她的咀砧唇送上。需知在車廂內，我可以避的空間很少，很快就給她吻著了。

初時，我堅持把口合上，及推開Eva，可是狹窄的車廂又真的不容易把她推走。慢慢地，被吻了片刻的我，腦海中感到有點失守，咀唇一鬆之際，Eva就把她的舌頭伸了進來。我仍有點猶豫我的舌頭應否收回食道，但是當有外來入侵時，舌頭好像不能退縮而勇於殺敵，所以最後我的舌頭也與Eva的交戰著。

Eva的手很快就游到我的褲子上，想嘗試撫弄。可是她說「點解一啲都唔硬？係唔係我唔夠吸引？」難道我應該回應她說，已經玩了一晚而無力再戰？

「我幫你...」實實在在的，我不用她幫助。她把咀吮著我的耳珠，手嘗試拉開褲鏈。

突然間，電話震著，應該是嘉麗傳信息給我，因為平日我回到家時會報到，她可能見到我良久仍未報到，所以擔心我而發信息給我....

思考。如何逃避

幸好，我的電話不是夾在車上，否則的話，一定會給Eva發現半夜嘉麗會傳信息給我。但我也慶幸這個信息響起，我可以順勢推了她一下，令我在失守之際能抽身過來。

「夜啦，要返屋企啦。」我制止了自己、也制止了她有進一步的行動。當然，她也沒有再踏前多一步，否則我也很擔心最後會真的亂了。

我以光速將Eva送到她家，泊好車後我完全沒有下車的意圖，和她說一聲再見後便絕塵而去，我真的不想給她留下任何餘地。之後，我回了嘉麗一下，話自己肚子餓了，所以去了銀龍吃宵夜，以避開她的懷疑或擔心。

不過，我要好好想一下，究竟在校園內外，如果能避過Eva的魔爪，對於她我談不上喜歡，但在她的火熱下，要拒絕又實在不容易。

開學的頭一個星期，說是忙碌或是空閒亦可，因為在首星期的課堂，多是講一些大綱及課業安排，忙碌的只是要上載筆記或讀物去Moodle，通常這個星期都是過得輕鬆的。

只是，我見到選我科的人名表，見到Cherry的名字。我心想同一科目有幾班，她為什麼會選我這一班，是為了高分、或是有其他目的？對於我來說，未來的十三星期絕對是一個大考驗。

正常的學生，在課室內都是坐於大後方，選擇前排的少之又少。當行入課室時，見到Cherry坐於頭排，她穿了和我一起去五行山那件小背心，至於是不是那一條熱褲我就看不到了，我心中不禁泛起了五行山之夜，與她一起沖涼的情景。

「好呀，到時唔好射入去，射係我塊面度！」腦海中仍然出現著Cherry邀請我顏射她的畫面。

「Dr Man....」Cherry的叫聲令我拉回現實的世界。「你唔記得問個Projector...」腦海中仍然想著與Cherry在Novotel酒店洗手間翻雲覆雨的情景。給她一提才發現除了投影機未開，原來也沒有把音響系統開著。回想起來，當時的情景很是窩囊。

第一課，往往就是一些自介和介紹這一科之外，都是無無聊聊的，可幸的是新生都對行業有一點憧憬，會問多一些行業的問題。我選擇坐在電腦枱上和同學回應同學的問題。呢一刻我發現，唯一坐在前排的Cherry，把胸口兩團肉放在枱上，坐得高一點的我，對她谷出來的Y字能一覽無遺，我很想離開座著的電腦枱，但又更想多坐一會。

突然間，我見到Cherry開口，無聲的做了一個「射我」的口型...

射我。不再射她

當見到Cherry給我的口型「射我」時，我只有扮作看不見，便草草把餘下的問題解決掉，以求盡方離開課室。

執拾完物品逃離課室，在樓梯口給Cherry截停了。

「Dr Man....」

「點呀同學...」

我想盡量拉遠距離，但她在我向後時又向前了一步。

「我有嘢唔明，想問你」

「同學有唔明，可以send email問我，或者係Moodle討論區問都得」

「你好似對我好冷漠咁...」

我細細聲講「之前我唔知你會係我學生，對我哋依家係師生關係，我要守住我的基本原則。」

「我又唔信你抵得住我，你唔想3P，最後都4P收場。」

咁我又唔係唔想3P，我估佢誤會了我那時的想法，但現在絕對不是討論3P或者4P的好時機。

最麻煩的是，我和Cherry站在一起討論時，嘉麗剛好在另一端行過來，她望著我和Cherry時，目光全是打量著Cherry，雖然在大學校園內，背心熱褲總是常見的，但女人見到自己男人與這樣的性感尤物同站時，眼神總不是友善的。

「唔緊要，你有問題就即管問啦」我刻意把聲線提高，讓已經開始行遠的嘉麗聽到。

「我想問，你可唔以再射係我口度？」

Cherry其實很是狂妄，無可否認，若她不再是我學生，我會毫不留情地射在她身上任何空間，但現實的是，我絕不能胡作非為，我越來越心我怎樣捱得過未來餘下的十二星期，當然，求神拜佛她Sem 2或Yr2時不要再選我任何的科。

「唔可以，真係唔可以啦」

「好呀，睇下點」

「嗯嗯，如果冇咩問，咁就下堂見啦」

當我想行樓梯返自己辦公室時，冷不提防嘉麗就在門邊，我給她突然的出現有點愕然。

「做咩同呢個新生咁好傾？你之前識佢㗎？」

「係，我之前....」

頂你。可以盡點

嘉麗見我和Cherry在樓梯口傾談，女人的敏感發現有點不對勁，便問我「做咩同呢個新生咁好傾？你之前識佢㗎？」

「係，我之前....」我有點心虛「去買咖啡時，經過O' Day個啲campus hunt見過打過招呼」

「你小心啲啦，呢個女仔似乎唔好惹？」

「你呷醋？」

「係，佢著咁小返學，究竟有何居心？」

「唉，你第一日見咩，返學個個都係咁」係好多人都係咁，但沒有多少著得像Cherry那份健康和性感。

在各自返辦公室後，我仍盤算未來十二個星期究竟如何面對Cherry之際，Eva就打了電話給我，自從酒吧事件後，我也已經多次不聽他的手機來電。可是當時辦公室的電話仍然未有來電顯示，原來是Eva來電。

「做咩唔聽我電話？」

「唔想同你講嘢！」

「其實我知你對我有興趣，如果唔係你唔會俾我錫到，仲有硬埋」

「小姐，就算女仔俾人強姦，都有可能冇生理反應，唔代表佢唔係俾人強姦」

「駛唔駛講咁盡？」

「我可以再盡啲，係我講粗口前，你好收線？」

當佢還想說話時，我已見把電話蓋了。我不想未來的學期既要煩Cherry，又要給Eva糾纏。

學期的頭一星期過得很快，不過通常都有一些「小學雞」在功課上埋不到堆，他們來問我可不可以一人成組時，我通常會問佢「知唔知咩係組？咁大個人，分組呢啲嘢要搵老師幫手，仲係小學生？」

今次，有個宅女feel的女生又說她找不到組友，我問她「你有冇問過人咗先？」

「冇，我見佢地個個都埋晒班，咪費事煩人咗囉」

「咁你依家冇組咁點吖？」

「唔知...」

剛好Cherry行過附近，我截停Cherry問她「Cherry同學，請問你分組夠人未」

「你話3至4人，依家3個，算唔算叫夠？」

「OK」我指著剛才求救的同學。「你自己問Cherry可唔可以加埋你」

Cherry又用口型說「頂你」

係，其實我心裡面都好想搵東西頂你。

射我。正唔正常

最後，我安排了這個無助的小女生加入了Cherry的小組，雖然Cherry配以一個「頂你」的口型，我也不以為意。

沒有多久，我收到Cherry的信息。

「你想唔想我搵頂你」

「唔好玩！」

「定係你掛住4P」

「不是」

對於Eva我可以爆粗鬧走她，可是我卻不忍心鬧Cherry，我是不是都有多少喜歡這個女生？我只有寄望拒絕她多幾次，她就會死了心吧。

可是經過幾年，「頂你」、「射我」、「口爆我」、「飲你啲精」等等的說話，她總是有意無意的和我說，但直至畢業為止，我也沒有聽早聞過她有拍拖，她不是痴情到等畢業後才和我再續前緣，但是她的「食量」那麼大，又如何忍受得了。

「Dr Man，你碌嘢好硬，個龜頭頂得好入。」

「我都忍得你耐啦...」

「咁你咁多年做咩都唔仆我？」

「你知原因㗎！」

「咁多年冇被你仆，你好似粗左咁多嘅？」

「但你下面一樣咁緊！」

「我有被過其他人仆過，淨係自摸？」

「夠飽咩？」

「等一個人餵飽我。」

係Cherry畢業後，她找了我做諮詢人，一般來說我從不拒絕學生，當她找到第一份工作後，她說為了答謝我，所以想請我食飯。

在酒店的餐廳，食完飯後，她說「我想飲你啲精。」

原來她預訂了酒店餐廳樓上的房間，我也沒有了師生的關係，所以跟了她上樓。

「等一個人餵飽我。」

「個個係邊個？」

「你呀...」

「我想射啦」

「記得射係我個口度！」

當然我如她所料，我是把全部都射於她口內。

“The normal ejection fraction is 50 – 85%” 炎熱的夏天，我在凍凍的課室繼續講著書。

冷不提防，Cherry突然問我 “Dr Man，我想問射幾少先係唔正常？”

考試。答題簿內

「Dr Man，我想問射幾少先係唔正常？」

“As I mentioned, the normal range should be 50-85%, by the way we call EF as心臟射出分率在Chinese.”

Cherry伸一伸脷，天，我腦海中出現了她當日把脷伸出來，但整個脷面都是精的樣子，我很辛苦才能回過神來。

這幾年間，Cherry總是有意無意令我有窩囊的情況出現，所以在她所謂答謝我的晚上，我真的要好好把教訓一番。

「我想射啦」

「記得射係我個口度！」

「射啦，嚟啦」

最後，我對著她的面來射，部份射在口內，更多的射在她的面上。

「幫我啜到條嘢乾乾淨淨！」

Cherry很乖巧的，把我仍未軟下來的東西，吸得很乾淨。

「點解仲未軟落嚟？」

「係播，唔知呢，繼續啜啦你！」

Cherry一路的啜，而她面上的精華卻向下流著，作為男生，我覺得一撻撻在她面上流著好像很不得體，所以我用手把精華擦勻在她面上，整件事看來，她就只像在做了一個面模似的。

既然下面仍是很硬，我只好把它再一次塞進Cherry的體內，以報她多年「撻化」我的回應。

「喂呀！點解你可以唔停咁插」

「你呢幾年夠唔停咁玩我啦！」

「呀...呵...插死我啦！」

「玩我玩得咁爽吖拿！」

說來這幾年，Cherry都把我玩謝了，最恐慌的一次，是她在考試答題簿中用膠紙貼了一張只見到沒戴胸圍的胸部2R相片，當我準備考試卷時，幸好沒有帶離開辦公室改，否則突然一揭，就應該會嚇到心臟病發了。

更甚的是，在答題簿的釘書釘位，好像夾著一條....

回報。延後利益

Cherry除了癩到把一張2R胸部的相夾附在答題簿內，仲把一條毛夾在簿內釘書釘位置，我真的不知道是不是她預先拔下來放在筆袋，還是新鮮即場採摘，才扣在答題簿內。不過這樣夾著的話，又真係扔多少回都應該仍然勾著的。

那一次的考試，Cherry的得分很高，這絕不是那張相或那條毛而來，因為她的表現一直都很傑出，況且考試卷是需要經過Moderation和給External Examiners的那兩關，造假的情況不易出現。

在都市傳說中，好多學生總以為我們會偏私，老實講，答題簿上只得學生證編號，有心對照一定可以找出是誰人，不過很多時候，只是得幾天改卷，為什麼我們要花那麼多時間去查探誰人去給予一個高一點或差一點的分數呢？

當然，我也沒有刻意對比那學生編號是不是Cherry，但憑我對她身體的認識，我應該認得出那是她的乳頭，況且應該沒有學生會如此瘋狂。

所以，我更要在這一夜，忍受了她那麼久，怎能放過她。

「喂呀！你手插咁耐，我腫晒啦！」

「你玩我都玩到我腫晒啦！」

「哎....呵....我真係忍唔到。」

一下子，她像失禁般把大量的水排放出來。

「喂，你早響咩，等我帶定張橫單嚟，你睇下，依家濕晒啦！」

「我點估到你咁勁，早知我叫你帶埋屍袋嚟」

「我唔會將你放入Mortuary」

「你俾我抖多陣，我幫你用口！」

「唔得，我要繼續插！」

這一夜，我們像沒有停過般，她事後告訴我，她的下體足足腫了一星期，連行路也要一拐一拐的，我更笑說，我應該帶一個Walking Aids或者一個PT來給她。

至於Cherry以後的日子，她就成了我一個很好的玩伴，這是後話了。但是那幾年，我忍得辛苦到一個極點，果然是一個延後利益回報，是否很像某些高官？

出血。背脊花晒

與Cherry的延後福利中，她事後話我知過了一星期下體才能消腫，佢之後仲問我。

「點解你成個背脊花晒嘅？邊個女人咁狼死！」

「皮膚敏感所以搥損。」

「你以為我無專業知識？定你專業知識不足？」

當然，我不會告訴她那是損痕是嘉麗造成的，而Cherry也識趣的沒有繼續問下去。至於Cherry畢業後的故事，如果仍在寫的話，我會在校園的天空。陰，會繼續分享。

講到嘉麗而來的傷痕，是源自每一次的造愛也會出現的。

「老公....我好濕好漲，我可唔可以用指甲搥你背脊？」在第一次與嘉麗造時，她突然問我。

「梗係可以。」

「你唔怕俾佢睇到？」

「唔怕。」

「你個個男人都會搥佢背脊？」

「唔係，因為你同我做得好舒服，所以想抓實你。」

有時嘉麗見到背脊出血，都會問我係唔係真係唔介意，老實講真係好痛，特別是之後沖涼的時候，而且我也沒有被虐的興趣，但是面對一個自己喜歡的人，她造的任何事，似乎都應該盡量包容她。所以自此以後，我的背脊經常都花晒，連去按摩時，有些按摩師都笑說「乜你條女咁狼死嘅。」

當然，平時的嘉麗都是一個溫柔的女子，就算發脾氣時，也不會有過激的動作，她的飲泣通常都是慢慢的流淚，特別是在一些大時大節，我都要令她一個人渡過，所以對她的虧待，我總是感到戚戚然的。

直至有一天，她認真的將以為討論過的事與我再講多一次。

「我真係好想結婚、生子，如果真係有個男人肯娶我，我可唔可以嫁俾佢？」

「如果你可以得到真幸福，我憑咩阻住你？依家有男仔溝你咩？」

「冇，我問定先啫！」

「有的話，你記得話我知。」

「你好想我有咩？我如果結咗婚，仲可唔可以好似依家咁？」

「唔好啦，我唔想影響你嘅婚姻。」

之後，嘉麗又再低聲飲泣，我真的好怕女生在喊，惟一可做的似乎都是把她擁吻著，化哭聲為呻吟聲，才能令即時氣氛解決....

八婆。無處不在

哭泣嘉麗，雖然可以憑擁吻轉化，令她的啜哭聲變成呻吟聲，但不是任何地方都可以容讓我可以把擁吻著。比起Cherry，嘉麗是一個很易呷醋的女生，有時她見到我與別的異性走左一起，都會輕易觸及她的神經線。

除了她偶爾會懷疑Cherry與我的關係外，有時連與個別同事多傾一點，她會有不快的感覺。其實整個教學團隊及學生們，都是女性為主，真的很難避免不接觸女性。不是性別歧視而是真心體會，女性多的場合，總會八卦和是非都會很多，例如我在Lucy的婚宴擔當大妗姐，也會有人會說我為何會幫Lucy籌備婚禮，甚至那天晚上我和嘉麗在Lucy的新房玩樂，有好事之八婆發現了我失去縱影一段時間，也私語謂我去了與姊妹鬼混。

所以在眾多八婆的圈子中生活，實在要步步為營。但是自己多小心都好，有時都會招來一些無謂的事。

有一天，一個學生突然和我說「Dr Man，我覺得你成日望著我個胸，我覺得好唔舒服!」

說實在，此女生的樣子不稱得上靚，而心胸亦不廣闊，我肯定自己從來沒有盯著她的胸部，若她說我常偷Cherry，我反而不能否認。

「Suki同學，你呢個指控相當嚴重，若果你有咁樣想法，我建議你立即向Programme Leader舉報，我諗呢一刻嘅對話應該到此為止。」
我恨不得立即將Suki拉離開我視線範圍，給自己一個安全的空間。

我正想執起手提電話打給課程主任，向她匯報剛才發生的情況，Suki突然把風衣拉下，露出她那一對貧乳。

「點解個個女仔都有咁多男仔呵護，得我無人理，連Dr Man你都唔吼我!」

「同學，你尊重啲好! 你快啲整好件衫!」

「我只係想人欣賞我，連阿sir你都唔欣賞我...」

「我估你攞錯咗，欣賞可以有不同方面，不過你依家應該要整番好件衫。」

「我只係想做一個真女人，我讀女校，連初吻都未試過，你可唔可以俾我?」

唔好玩啦，你讀書讀到斷左路啦!

洗眼。各有所好

「你連初吻都未試過，咁你可以識一個自己鍾意的嘅人，而唔係咁樣囉！」

「我真係咁差咩？連你都望唔我？」

佢的而且確不美，而且也沒有身型，不過我絕不能當面指出她的情況，況且不靚不標緻也不是她的錯。

「每一個人都有值得俾人欣賞嘅地方，就算無人欣賞，自己都有嘢可以欣賞自己。」

「咁你不如話我聽，我有咩值得欣賞？」

大件事了，一年我教幾百人，認得出名我已經算好叻，佢究竟有咩值得欣賞就真係說不出了。

「你起碼夠大膽，夠膽嚟屈我囉！」起碼佢笑了一下。

「我都知道，我無胸真係無乜好！」

「一個愛你的人，絕不介意你變成點，肥或瘦佢都應該包容。唔通第二時你有小朋友後，變左個肥婆，佢唔要你，咁呢個人值得愛咩？」

Suki似明非明，只是和我說了一聲對不起就離開了。我正在猶豫此事要不要報告課程主任，又是時候上課，此事就放了在一旁，直至記回來時，已經是個多星期的時候，見既然課程主任沒有大興問罪之師，我也懶得多作麻煩，不過醒起之時，Suki她那雙乳房，又突然在我腦海出現，我都要去藥房取一枝眼藥水來保護雙眼吧。

校園多女人，總會有不少八婆麻煩和驚嚇之事。其實我本來想建議Suki除了考慮男生外，何不又試下女性，如果她又喜歡的話。在性別開放的年代，有不同的性取向絕對是常見的事，我記得晚上曾在校內撞破兩個女同學的好事。事緣有一天晚上我十一點多才離開辦公室，在某公園的角落中，好像聽到一絲絲似呻吟、又像是鬼哭神嚎的聲音，天生大膽的我，就靜靜的行入公園之內，跟著聲音的方向找著。

終於在公園一張長椅上，發現一人正在壓著另一人有所動作，那時我不知道是情投意合還是強姦非禮，所以我發出了一點聲響。兩人的動作停下來，那一刻我才發現她們是兩名女子，正在長椅上親熱起來。

我心中在想，那兩名女子似乎有點面善，好像在那裡見過的....

「呀！我認得你，你係Gym Room偷聽我哋個個...」其中一名女子指著我說

警察。想搜我身

係啦，呢兩個女仔原來就係我上次係Gym

Room唔為意下聽到她們在洗間內盡興的，忘記了的話可以參考 [清晨。互相廝磨](#) 的那一篇。當然，我不能認是偷聽她們。

「你明明上次話唔好意思嚇親我，明顯係你哋太忘我啦！」

「我夠記得你話嚇大的」像關秀媚的那一個說著

「我本來想問你係唔係真係一嚇就大，點知Alice叫我唔好騷擾你！」原來似安雅的那美人兒叫Alice。Alice之後接著說「點解咁啱又係度見到你？你係呢度讀書嘅？」

「乜我個樣真係咁後生咩？其實我靜雞雞話你聽，我係警方派入嚟嘅臥底！」

「咁好笑！拎個委任證出嚟先講！」

Carly佢假冒警察，你拉佢啦！」當時的我不知道若干年後警察是不用出示委任證的，我只有回應一句「話明做臥底，又點會有pass係身呢？」

原來似關秀媚的那一位叫Carly，而且是一個警察。

她們被我發現時，正是玩得盡興，衣衫仍然未搵回正常的位置。Carly仍然執著Alice的內褲，那麼Alice的短裙下應該是真空的了。她們發現我望著衣衫不整的一對時，Carly便大著膽說「望咩呀，想一齊玩呀？」

「唔係，我頭先驚入面有意外，所以入嚟睇下咩事啫！」

「咁你睇完無嘢，就走得啦」Carly寸寸的說，是不是所有警察都是如此語氣的？

我也不是省油的燈，便發出比起她更大聲地說

「你既然當差的，一定知道頭先你係度所做嘅，係干犯咗乜嘢刑事罪行條例？」不過如果換轉了在新香港下，我的下場會是如何？

幸好，那時的好年代，警察始終未夠如此猖獗，Carly有點哀求的說「咁你都唔駛咁大聲，講到全個校園都聽到嘅！」

之後，她們整理好衣服，慢慢的說起為何會在這裡野戰起來。原來Alice本來是香港人，之後去了台灣升學，並且在台南某大學任教。她今次回港是了大學當訪問學人，只是留港一段短時間，亦在這個時間在一些聚會中認識了Carly，使開展了這個同性關係了。

「你係唔係走？」

你有冇車？」我下意識為了避免麻煩，所以答她們我沒有車，但被Carly識穿了，「如果你冇車，係唔會向呢個方向行嘅，除非你專登嚟嘢，咁你惟有給我乖乖企係度搜身了！」

睇得。興著興著

大學校園，
我又豈容她們搜我身，我只有說「你一係拉我番差館，我係大學校園出現有合理辯解，你唔打電話就我打電話話有差人話又拉又唔拉！」

Carly「妖！你都唔L玩得嘅，抵你做毒男！」
我心想「如果我係毒男，就唔駛咁煩，係我唔想招惹麻煩咋咋。」
「算啦算啦！我哋自己走啦！」Alice打圓場說。

之後我為了避免她們見到我上自己的車，所以只有向港鐵站方向走去，當然我也沒有理會她們會否繼續前事。在港鐵轉車站轉車時，我竟然在車廂中撞見Alice，她輕輕的和我打個招呼。

「你千祈唔好怪Carly，佢個人係咁」Alice企係我身邊說，像安雅的她擁有一頭長髮，在車廂中的冷風中，頭髮正吹在我的面上，我似乎聞到她用那一種洗頭水。

我記得仍在候任的梁振英先生在被問及六四悼念晚會時，他說“I am not saying I was not touched”，所以我也學了他說類似的說話「我有話過一定唔會唔怪佢嘅！」
一時間Alice都不知道我在說什麼。

在言談間，她終於知道我不是夜校學生，我也知道她的本科和當訪問學人的學系，最重要的是我知道她在台灣已經結婚，但原來在台灣也有對同性和異性的婚外關係，她也是在香港夜蒲時認識了Carly。

正想道別下車時，原來她和我任在同一屋苑，但只是不同的期數，她更笑說日後可否接她上班，對我來說一定無問題，但我只驚給嘉麗見到難以解釋，所以只有含糊回應一番。

在正想分開時，她問我「點解你唔問我拎電話？」
我想解釋「我知你邊個Department，搵你容乜易」
「拎你電話嚟」Alice一手拎了我的電話「咦！有key lock，成日去滾驚俾人check電話？」
「你識唔識網絡安全」當然我今天再話的話會和她說國家安全好重要。
最後，我用了她電話輸入了我的號碼，她就用台腔說「記得打給我啱！」

我示意了一個OK的手勢，她突然問我「我頭先知道你行過嚟，你係咪睇得好High？」

係，我心內想。

興奮。惟有救火

觀看火辣的情景的確是令人感到興奮的，但只是看又無參與其中，說實在又未必有很大意義。

「係！不過似乎你High啲！」我漫不經意地答Alice。

Alice幽幽的望著我說「High，但唔夠，因為俾你打斷咗。」

「咁我同你講聲唔好意思囉！」

「我想你補償番俾我。」

「咁點賠？」

Alice告訴我今晚她的roommate應該不會回家，我意會她的想法，但又擔心我們住得那麼近，出入有時打個照面似乎甚不方便。

但是Alice 細細聲說

「我由地鐵站濕到依家，可唔可以幫幫我」我再想起她很台妹的腔調，便像鬼迷的跟了她回家。

在電梯中，Alice已經把我的手緊握著，在準備開門時，我們已經抱在一起，我順說把手向下一探，原來真的濕到一個極點。

「真係咁濕？」

「我一路坐車一路想緊頭先同Carly做，點知又叫到你，開始忍唔住。」

門開了，好像連門也未曾門好，我已經近乎把她的上衣除掉，她露出了那可人的椒乳，配以高挑的身型，比例實在非常怡人。她也不客氣地把我的西褲和內褲脫下，而她的下身好像失禁般的厲害。

我突然醒起沒有安全套在身，Alice應該也發現自己家中沒有安全套，但提醒了我

「今日危險，一陣射出面。」我便在門邊的牆上把她的一腳提起，便急急地插進去，雖然這是一件甚為危險的事，但是在性慾燒著下，一切也忘記得一乾二淨了。

在插上了近百下後，Alice突然一躍而起，以雙腳夾實我自行移動著，幸好我不算矮而體力尚可，勉強應付到她的突發掛鼓，否則很容易被突擊弄傷海綿寶寶。

話雖體力勉強可以，但這樣抱著又不能太久，可惜我又不知那間才是Alice的睡房，所以只好抱著她到梳化，讓她坐在我身上晃動，在窗外微弱的燈光映襯下，見到Alice真的很享受這突如其來的環保互動，她大力地把我吻著，舌頭鑽進我的口中像想和我的舌打結。

“Oh, I am sorry”

邊個講對唔住，原來不是Alice，而是她的roommate，正包著大毛巾的站在飯檯那裡。

直播・現場觀眾

“Oh, I am sorry” 包著浴巾的Alice roommate在我視線出現了，當然Alice是背著她而看不到，不過很快Alice就停了下來，望著她的roomate，可是她卻沒有打算把我的硬物從她下身釋放出來。

「不好意思，我以為你不在家。」Alice對她的roomate說著，我見她一路講一路還有一點移動，所以我要微微的郁動著雙股。「呀...嘈到你...我返..呀..房先...」Alice的餘溫未了，忍不著地邊呻吟邊和roomate說對不起。

「唔緊要，你哋繼續，當我唔係度。」大方的房客之後行了去廚房飲水，而Alice也當她不存在而繼續搖晃著，既然大家不介意，我也樂意繼續。飲完水的房客她若無其事的坐在飯檯那邊看電話，雖然我們應該入房繼續，但她其實也可以入房看電話。

我感到她有一刻的目光是看著我們，這一刻我發現有點像直播般給觀眾看著，突然好想給為我打氣的觀眾帶來震撼的視覺效果，所以我叫Alice背著我坐下來，讓觀眾看清楚她那對椒乳，我也可以順勢摸著她的陰部，為她帶來更多的刺激。

房客似乎由偷望變成明望，她已經把電話放下來，似乎在欣賞小電影般看著我們，作為演員的我應該要更加賣力來報效觀眾，而Alice也給我刺激得忘記了一切，她的雙手在大力地撫弄著自己的雙乳，而且更忘形地叫著。

觀眾受落是演員最大的回報，我順勢將背坐著我的Alice推起，在沒有分體下把她推向飯檯那邊，繼續以後入形式抽插她，為的是給她的房客有近距離欣賞的視聽體驗。

「呵...你個頭好大，係入面刮得我好舒服...呀...唔得...好入...」Alice似乎不太受得這力度，所以我只好把她抱上飯檯，使我可以從前方進入，可能對她的衝擊較細，而房客此時好像看得很不自在，有點坐立不安的模樣，我心想，她會否按捺不住希望加入戰團？

在我繼續為Alice進行活塞操作時，我感到Alice的下體正湧出大量的分泌，像失禁般噴發出來，站著的我雙腳也沾濕了。

「唔得呀...好難冇試過咁...呀...又嚟呀...」Alice的浪潮似乎一發不可收拾。

突然間，有一個黑影出現在我和Alice的中間，原來是房客在啣著Alice的乳頭...

黑影。曾偉雄說

突然之間，係我和Alice中間出現了一個黑影，我還記得那時的警務處處長曾偉雄曾說記者是黑影，所以用手檔著了記者，而且卡住在攝影機上。這一刻那個黑影說是她的房客，不過她沒有卡住任何地方，而是吸吮著Alice的乳頭。

Alice初時並不知道誰在吻她，但可能發現我無辦法站著時仍可以吻她的胸部，所以她睜大了眼發現是房客在啜她。

「啊...Angel...你做咩...唔好...」 Alice驚覺Angel在錫她時低叫著。

原來房客叫做Angel，我見她落場參與，我也沒有阻礙她，因為我的手已經將Angel的浴巾拉低了，原來她連內褲也沒有著。我已經把玩著Angel那像木瓜般的巨胸。

頓時，整個飯廳都充滿著淫穢的氣味，那時我不知Angel的性取向，所以也不敢太放肆，我忙著抽插Alice的同時，Angel又與Alice親咀，她雙手仍在搓揉Alice的椒乳，由於與Angel胸口的距離拉遠了，我只有把玩Angel的下體，原來已經濕得一發不可收拾，所以我把兩隻手指慢慢的伸進濕漉漉的體內。

「喂...做咩插入嚟...」 Angel突然驚叫。難道她真的只喜歡女生？

「我見你濕晒，以為你想搵嘢充塞下...」

「兩隻手指唔夠...」 Angel望著我，好像很渴望似的。而我正在加快速度地抽擊著Alice。

「我夠啦...真係頂唔住...」 不知Alice是真的夠了，還是想把機會讓給Angel。

我挑釁的望著Angel說「你唔想要兩隻手指，你想要咩？」

Angel停了吻Alice，轉頭望著我說「我要你個條！」之後就吮著我的乳頭，那種快感，令我增加了力度攻入Alice，忽然間Alice的陰道好像突然抽搐著，大力地捉著我的前臂。

「呀...唔得呀，我又嚟呀...」 Alice叫喊著。

那一刻，下身被Alice抽搐的陰道扭著，上身又被Angel的吸啜，我其實已經開始有射意，我知道只要插不多於十遍，就應該會一觸即發，所以連忙把陽物抽出來，想回氣一下。

殊不知，當我的陽物曝露在空氣不足一秒之際，Angel就已經一口把我的硬物放入口中，並且來回移動....

衛生。完全不理

當我正有射意時，Angel竟然一口把我的硬物塞進口中，下意識我把她的後腦抓著，想把她移離我，可以她可能誤以為我想加快活塞運動，所以似乎更落力地吹奏起來。

「喂! 到我唔得呀...」我只有出聲把她叫停。
幸好在我臨介點時能截停了牠，在把我的硬物放開後，她溫柔的和我親著，希望我可以冷靜下來，我好像覺得有一點點已經漏了出來似的。

仍在喘氣中的Alice此際走過來，在後方攬著我，用她竹筍型的雙乳在我背上磨著，雙手在輕輕摸著我如箭在弦的陽物。

「唔好太快，唔好射到你一手都係!」
「你頭先攞到我噴水咁核突，我依家唔對付番你」
她沒有理會我，慢慢地根部向著頭部進發，而且更將她的舌頭鑽進我的耳窩之中。

既然她不介意我可能把牠的一手弄得都是精，我也不理會她繼續把玩，我轉而進攻Angel那碩大的雙峰，那突出的點點很是吸引，而剛才她嫌棄我兩根手指，所以今次我嘗試把三根一齊撩著她。

「頂你，點解唔用真的隊我?」Angel之後把我推在餐椅上，她也顧不了儀態就一下子坐了下來。我的休息仍未夠，而陽物又沾滿了Alice的分泌，又沒有戴保護套就插進Angel的體內，從公共衛生的角度看真的好有問題。但是既然已經放進來，又明知沒有套子，我只有容讓牠繼續上下擺動著。

識趣的Alice為了令Angel有更大的刺激，她走到Angel的身旁在吻她的鎖骨，似乎她知道Angel的敏感之處，我相信她們平日在家中都應該有互相玩弄彼此的。

由於剛才已經很有射意，在Angel的不斷搖晃，我真的再也忍不住，我提醒了她
「唔得，我真係要射啦」但是Angel似乎充耳不聞，甚至比起之前有更快的搖動，連她的大乳房也在她面前拋動著，我有意圖推開牠射在身上，可是牠的重量坐下來實在令我動彈不得。

「射啦...」她沒有理會，我將忍了很久的一次過於她體內排放了。
「俾啲我...」Alice推開了Angel，一下坐落我仍在彈跳中的硬物。

我在想，點解Angel和Alice都那麼不顧衛生? 我要好好教育一下她們了。

勇戰・最後一滴

Alice強坐在我剛發射的硬物之上，我應該還有一些在應射未射之中，但在她的強闖後應該已經全軍出動了。但是Alice似乎不只想要剩下的，而是想再來一次，可是我剛發射後的硬物已經很酸了，她繼續上下的搖動，令我有點吃不消的感覺。

Alice放慢了速度，和我吻著，減慢了的進出的確令我舒服了很多，而Angel則站於我身邊笑著說「估唔到你幾砌得...」我見她既然站於我身邊，就伸出咀巴去別她的奶子，她應該都很受落，因為她開始抱著我的頭，想我再吸多一些。

經過慢慢的調較，剛發射的硬物好像仍沒有軟下來的跡象。「仲咁硬嘅？」Alice問我，「可唔可以嚟多一次？」

我還未回答可否再來一次，她已經不理會我的開始晃動，我除了在吸吮Angel的雙峰外，手也開始不規矩地在Angel的下身出入，兩名女生的呻吟聲像比賽般，我有點擔心會招惹投訴而引來警察上門。

可能是上一次已經被吸乾淨了，是回在兩女不時出入，玩到近四十分鐘仍然是金槍不倒，而她們就已經反了白眼般，若果真的警察到來時，可能以為我在姦屍。

Angel問我「點解仲咁硬？」

「阿姐，我真係冇貨啦！」

Alice說「唔信！Angel，我哋一齊攞掂佢！」

之後，她們沒有給我抽插，而是雙雙跪下來一起品嚐我的陽物，一個時而啜頭、另一個時而含袋底，我站著高空而望，這個景像好似在那裡試過。

我想起了，我記得在峴港和Cherry及另外兩名越南女生的混戰，當我想著時，我忽然心中思念著Cherry對我的口舌服務，心中幻想跪下來的一個是Cherry，而我也很是受落於嘉麗的雙唇，所以把另一人當成嘉麗。整件事就好像更有不同的層次，想著想著之際，我真的給Angel和Alice攞掂了，但忘我的狀態下，我真的不知道射了在那一個的口裡。

筋疲力盡的我，爬到梳化倒下，已經連著回衣服的能力也沒有辦法了。我趁Angel去了廁所時問Alice「你平時都係同Angel咁玩的？」因為我實在有點疑惑，她和Angel以及Carly的關係如何。

「殊！唔好俾Angel知Carly啲嘢，如果唔係剪咗你。」

舊生。要幹點事

原來Angel與Carly是互不知道對方的存在，這個Alice應該都是一個玩家。當她們在相洗之際，我也是時候告辭回家，畢竟第二天仍是要上班的。

我大約給予一些通訊方法給Alice，她也問及我日後可否順路接她往返大學，但是我有點怕給人們撞到，始於都不能太明目張膽。

在大學工作了一段時間，日程都是重重覆覆，實在了無新意。除教學外，舊生會的跟進也是系主任看重的事，所以我有時都要半公半私的找嘉麗討論一下，但很多時坐在一起時就傾不了公事，所以我只有約她在Orchid邊食邊傾，因為那裡既不會遇見學生，也不會給同事打擾。

「咁約埋同學會啲幹事開埋會，就應該可以攞埋個就職了！」

「聽講阿欣都嚟！」嘉麗露出古怪的眼神望著我說。

「你講依家係UC做個個阿欣？」我其實知佢講邊個。

「係，佢好似好傾慕你咁囉！」

「呢個世界，除咗你就有人傾慕我咩？」

阿欣，比我年輕得多，在我未返回大學教書前，她是我的同事，嚴格來說，我是她上司的上司，工作上接觸未算好多。

至於嘉麗說阿欣對我有點傾慕，這也可能是真的，因為我偶爾會發現她偷偷的望著我，還有，她對著我說話時，雙眼像卡通片那些水汪汪般望著你似的。

作為男仔，有時我收工都會問她去那裡，也交換了電話，有時夜晚都會極偶然有出來喝一杯的，當然她沒有嘉麗的大膽邀請我去體驗她的心跳，但是在路上都有不時的輕輕拖著但又很快分開手，這種若即若離的關係很是特別。

「你不知幾多女埋你身啦」嘉麗有點呷醋地說。

「我都唔係好記得呢個女仔，只係有少少印象」其實，靚女我真係唔會唔記得的。

「遲啲幹事會開會你咪認番人囉！」

「Say個hi囉，你到時話俾我知邊個係！」我當然扮要扮到底啦。

阿欣走的是文青的風格，與嘉麗的絕對是不同的路線，不過多年之後，有朋友才告訴我阿欣是一個甚有機心的女生，常伺機不擇手段向上爬，某程度上我當年都可以算是推薦了她第一次升級的上司，自始之後她就開始扶搖直上，不過再不是出於我手罷了。

有一次，送阿欣到她家樓下，在講再見時，她停下來，望著我....

幹事。在九龍塘

阿欣用她水汪汪的眼睛望著我，這一刻我不知給什麼反應。

我以為自己的面容有異，所以問「我塊面污穢？」但阿欣又沒有什麼回應。

在這個時候，我湊在她的面頰，想親她的咀，可是她立即避開了。難道是我理解錯了她的信號？

「唔好意思，我以為...」

阿欣用手指在我面上扮吻了一下，很快的講一聲再見就上了樓，留下我呆在樓下良久才帶著疑問離去。

「咁我幫幹事會整番個Whatsapp group，你幫手加番啲人入去啦」嘉麗喚醒了正在回憶的我。

「哦，好呀，我返去開番個excel入番啦！」

「阿欣個電話唔駛開excel啦」嘉麗始終都係咬著阿欣這一件事來說。

「唔知有冇，搵唔到咪開excel搵」我只有繼續扮漫不經心。

在Orchid傾完都差不多五點，便打算順勢放工，便問嘉麗今晚想去那裡。

「你真係唔記得阿欣」她始終都仍然覺得我和阿欣是有點事，可能我的面容出賣了我吧。

「冇，我心裡面只有你...」當然肺裡、腦裡可能都有其他女生的。

「唔信！」

「我除晒衫俾你睇下有冇收埋第二個女仔啦？」

「變態！」

有時在打情罵俏中，也要很小心周圍有沒有同事或同學，幸好Orchid附近的小路人不多，我更可以大著膽子搓了嘉麗的胸口一下。

「俾人睇到呀！」

「咁我地不如搵個無人睇到嘅地方？」

今晚我實在不想屯門那麼遠，所以建議越過山谷去九龍塘的春天度過兩小時。

「吓，去九龍塘？我未去過！撞到學生咪死？」

「咁你咪同佢講，我哋嚟傾幹事會，幹幹事囉！」

「痴線啦你！」

天台。天體派對

對於去九龍塘開房，我的經驗也不多，但自從這一次帶嘉麗去後，她總是說我在教壞了她。這一夜的放工時間，春天不知為何有那麼多人，我和嘉麗像「輪街症」般坐在外面等候。

「不如走啦，我驚見到熟人？」
「見到已經走唔切，驚都無用」

慾望上腦的我，根本沒有顧及嘉麗的感受，事後回想，若在那裡撞見一個工作上識的人，其實都可以發生很大的風波，雖然對方也是同樣出現於此，但是兩個大學教師的震撼力應該會相當驚人。

等了大約廿分鐘左右，我們終於入了房，我感覺到嘉麗真的很不快樂，雖然我們都順利完事，不過是次的進出像是純粹的出火，嘉麗完全沒有在狀態中，但她是一個好女生，是希望盡量滿足我。

完事後，我們一如過往，她跟我到了我家附近，才轉車由東至西返家，一個女孩子在不愉快下與我交溝，還要自己回家，就實在我真的令她難過非常。直至某年我們反手後重遇，相反的我對她比以往更好，當然這是後話。

至於上堂，經常都有機會見到Cherry，我也盡力避開，因為我實在擔心有一日會忍受不了，最後真的口爆了她。反而，有時都會因利乘便，與Alice有一手，畢竟我們住處相近，而她又不是我的學生或者是同事，可以更有優勢，可以有機會與她的同屋Angel一起偶爾3P，可是至最終我都沒有機會與Alice和Carly進行活動，除了是未有時間外，或許我內心真的對警察討厭，所以根本沒有心思制造機會，反而我總是留心著每一次有機會同Alice和Angel的空間。

就記得是一次在Angel她家的天台，一般屋苑頂樓都是連天台的，而她家的天台是種了好多樹而有圍欄的，所以有一次和她們兩個在天台喝啤酒而沒有開燈，傾到十二點多，最後都開始互相找著對方身體的敏感點，慢慢地露出應該可以方便進一步行動的身體部份，始終都是公眾地方，不敢全天體的玩。

「Alice你含得我好舒服，Angel，你想含埋一份嗎」我一邊望著圍欄外，驚有保安巡天台。
「唔含，我想你吮我粒Lin」既然Angel有所求，我也不會拒絕的。

當時整個花園散發著一片淫穢的味道，難道我們真的來一次天台天體交配？

頂樓。靈慾結合

我從來沒有試過如此野外露出，心裡很是緊張，因為很擔心附近高樓大廈有人會望到，或者害怕保安員巡邏。但我們愈是擔心，反而我們就更是興奮，我發現Alice和Angel的心都跳得很快，而她們的動作更是快速。Alice對我的陽物吸嘍得非常起勁，而我又大力吮著Angel雙峰，Angel一面想大叫，可能怕給人聽到，所以她只好咬著手背。

由於我正努力把玩Angel的雙峰，忽然間感到陽物的感覺與之前有所不同，原來已經由口腔的活塞活動而轉變為在陰道內抽插，Alice坐了上來忘我地搖曳，此刻我不想冷落Angel，於是將她的短裙下擺移一移，將三根手指輕輕插入她已經江河缺堤之處。

因為始終在露天的環境，我希望能夠速戰速決，所以我只有一下一下向上頂著Alice，可惡的Alice可能忘記了在天台，她有如小貓一樣在呻吟著，我相信附近的大廈住戶一定會聽到她忘我的呼叫，而Angel聽到後也不咬著手背，兩個女生的呻吟聲此起彼落，有如天籟之音，所以我也不理會有沒有人發現我們的露天派對，我也參與了她們的呼嘯，在天空下我們達到靈慾一致，我的精華最後都發射在天台的花盤內，滋潤了大地。

完成了這場肉體交流，剛把褲子摳好，就聽到腳步聲，原來是保安巡樓，我們若無其事舉起手中啤酒與保安舉杯，我心想保安會否老早已經在天台偷看我們，甚至偷偷地錄下來。但那一刻已經理不得那麼多，而且天台又沒有多大燈光，就算錄影起來，只會聽到餘音裊裊。

在送走了Alice和Angel回家後，我望到電話響了好多次，信息又有十多個，全都是來自Lucy，其實我真係怕了她，每一次都鑊鑊新鮮，除了攬上自己的學生外、教學工作又一團糟，常常都給學生投訴，有時被投訴不依時上課、課程不依Syllabus授課、功課又不批改，每次我都會教她如何補鑊。久而久之，對她所作所為愈知愈多，我覺得她連成為人師的基本條件已不符，甚至後悔沒有舉報她與自己的學生上床之事。

究竟Lucy找我何事？原來同佢老公有關，佢話佢任職中學老師的老公搭上了同校的女老師...

但又關我Q事？

變型。蟲入腦袋

曾在第8回和第9回出現過的Lucy，提及過她與跟自己實習的男學生有染和老公和教學助理有染的事，嚟到第67回，佢仲有什麼新花臣？

「我老公原來唔止攞TA，仲攞埋個SGM!!」(TA即係教學助理、SGM即係高級學位教師)

我其實已經愈來愈討厭Lucy呢類角落生物，所以毫不客氣地回應佢
「張媚欣講師，你引誘男學生仆街啲、定你老公同事上床仆街啲？」

雖然講得直接，佢Lucy仍然無限loop她的論調，所以到最後我只有已讀不回。之前提及她因為自己的其他投訴，系主任和院長張晒file調查佢，如果讀者記得的話，她竟然在院長室大哭大叫後，要院長秘書打電話給我去她手袋拎藥給她鎮定一下，傳開之後，令到不少同事覺得我有份與她一起攞事，慶幸的是沒有同事感到我和她有地下情，否則我真係唔駛見人了。

當然，佢給解約後，藥物不停的增加，令自己浮屍的面孔更恐怖，變成了四十歲但配年老邵音音的樣子，雖然我仍然好言相向，叫她不要在服食精神科藥物下求子，希望用一個孩子來縛住自己的丈夫，我相信她也明白精神科藥物對懷孕的危險，可是她仍然不負責任地繼續自己的狂想，當然孩子是她的實在與我無干，不過後來發現呢個Lucy竟然四圍說我壞話，而大部份都是一些不是事實的言論，這個人不知所謂的地步實地反四次白眼都不能表達自己的情感。最後，我只有把這無恥之徒完全地封鎖，免得在IG見到她扮家庭幸福的相片出現。

講番佢發現自己老公除了同TA外，又如何發現有SGM的份兒，原來TA除了漏了職員證給發現外，佢老公竟然把用完的避孕套放於垃圾桶中，我常常懷疑佢老公係唔係專登俾老婆知道一單又一單的出軌，如果不是又會如何有此低端犯錯？

到了第二天，Lucy來敲了我房門，佢同我講「我見你尋晚冇覆我，我約左Manson (即係同佢有路的男學生) 同佢條女 (係，實習完後Manson搵咗一個DanSo的另系女生) 出嚟飲嘢...」
「咁點? 你唔好同我講，你同佢條女爭仔呀?」我反眼問佢。

「唔係，係我哋一齊去咗宿舍3P!」

「喂! 張媚欣講師，你係ON膠定個腦入左亞米巴變形虫? 我唔想聽你再講呢啲嘢!
你係唔係攞到我要去Board到告到你釘牌為止?
你西痕去老蘭蒙住頭都有人肯入閘，做乜Q你要攞學生!」

「我都唔想嘅...我好似俾佢地影咗相!」

佢個腦我肯定有Amoeba!

太陽・暖流在動

張媚欣講師話「我都唔想嘅...我好似俾佢地影咗相!」

我的天!

與自己的學生上床我已經以為夠癩、同學生條女一齊玩3P仲要給人影了相，我真的不知道可以用什麼形容詞來說明我心中的想法了。

「咁佢哋有冇話要勒索你?」我問。

「今次你仆硬街啦!」我心想。

「咁又有」Lucy不太肯定地回應。「可能佢哋想留念啦!」

「最好係咁，如果唔係你一定身敗名裂」我大大聲咁同佢講。「你自己好好反思下!」

「我係唔係真係咁差?」她突然這樣問我，所以我真心答佢「係!

你教學已經hea、語文能力又差，樣就唔駛多講，你自己照一下鏡，你覺得Mansion係因為你樣靚身材先攞你? 人地條女樣又索過你，波又大過你，你準備受死啦!」

「你點知人地個波好大? 你望過?」Lucy

「我唔係白內障! 一眼都望到，同埋你自己好自為之!」講完後，我就完全不再理會Lucy，一走了之。

見到咁不負責任嘅同事，心中著實有點火，所以我想出去行一會，於是獨個自走到水塔附近曬一下，希望陽光能給我一點能量。當我在附近找了一張長椅，閉上眼精享受著日光浴之際，忽然面上給人親了一下，我猛然掙開雙眼，見到的是Cherry。

「喂! 你攞乜!」我驚訝地問，因為怕給其他人見到此情此景。

「Dr.

Man，我見到冇人先敢咀你!」Cherry知道我的擔心，「當然我最想你射入我度，射邊你揸主意!」

「唔好玩啦，我唔攞學生嘅。」我堅定地答佢，不過我心想著Lucy與學生的不倫之行為，我究竟有冇試過和想過同學生上床呢，我憑什麼用石頭擲向Lucy呢?

Cherry見我呆咗一陣，以為我有點忿怒，佢話「唔好意思呀，我下次唔敢啦!」

我話「唔係，我諗緊無謂嘢啫!」佢好快就答「你...諗緊同我仆野?」

其實，本來那刻沒有想過，但經她一提，又好似想起與她的風流往事，突然間褲子內好像有一股熱流在晃動。

殘廁。春嬌志明

Cherry

問我是否在想起以往和她上床的事，我口講沒有，但她沒有MRI看清我腦海中的影像，不過褲管有點突起就出賣了我。

「又話唔係諗衰野？」Cherry笑笑口話。

「真係冇」我答完佢都有點心虛，「我...趕住走，唔同你講住」之後我就一枝箭走去停車場拎車，心想都係出去行一回，或者回家睡一會，總次就不想留在學校了。

當準備開車之時，嘉麗打電話給我，問我剛才在辦公室走廊見到我氣衝衝，問我是否有什麼事，所以我就一五一十的告訴了她Lucy的離譜事。

「要唔要我陪你？」嘉麗問，「我要唔要幫你消消火？」

「好的，不如一陣去屯門看《志明與春嬌》，你話想睇左好耐！」

「老公點解咁好陪我入屯門？」

「不嬲都對你好的」

當年的楊場嬋仍然當紅，而不是現時的多功能阿婆，戲中她和余文樂的感情戲看得很舒服，戲院中嘉麗在我耳邊說，「我好想好似佢地咁同你一起齊生活！」佢講的時候，手就在我的西褲外撫弄，陽具就似乎想衝出我的緊身西褲一樣。

我見她玩得那麼高興，我就把手由外衣伸入她的豪乳內，像扭上鏈公仔般去玩著她的乳頭。

嘉麗細細聲「你...好衰，攞到人地好想...」

我當然扮無知地問「好想乜野？」

戲很快看完，但是慾火卻未熄滅，那個時代還未有Coffee的殘廁Gathering事件，所以我們都沒有太為意下就去了商場的殘廁互相滿足。

在殘廁內，我倚在洗手盆，把褲子拉下，讓嘉麗大口品嚐已經硬了一場電影時間的陽物，嘉麗蹲下來貪婪的大口吸啜，可惜位置太不就拿，無法去把弄她的雙乳。當我想扶她起來，把她的底褲拉下之際，突然外面有人拍門...

「入面有冇人？」有一把似乎是清潔女工的聲音在問。

死啦，咁係出面等清潔，兩個人一齊出去咪好礙眼？

「有人，肚痛痾緊爛屎，等等！」我粗聲粗氣地說，博佢驚入面好臭而唔係出面等。

之後，我把褲子拉好，扮到好用力痾屎個種聲，仲用口型同嘉麗講「定啲嚟！」

究竟，我要唔要又學十九材子陶傑搵廁紙包住個頭行出去？

